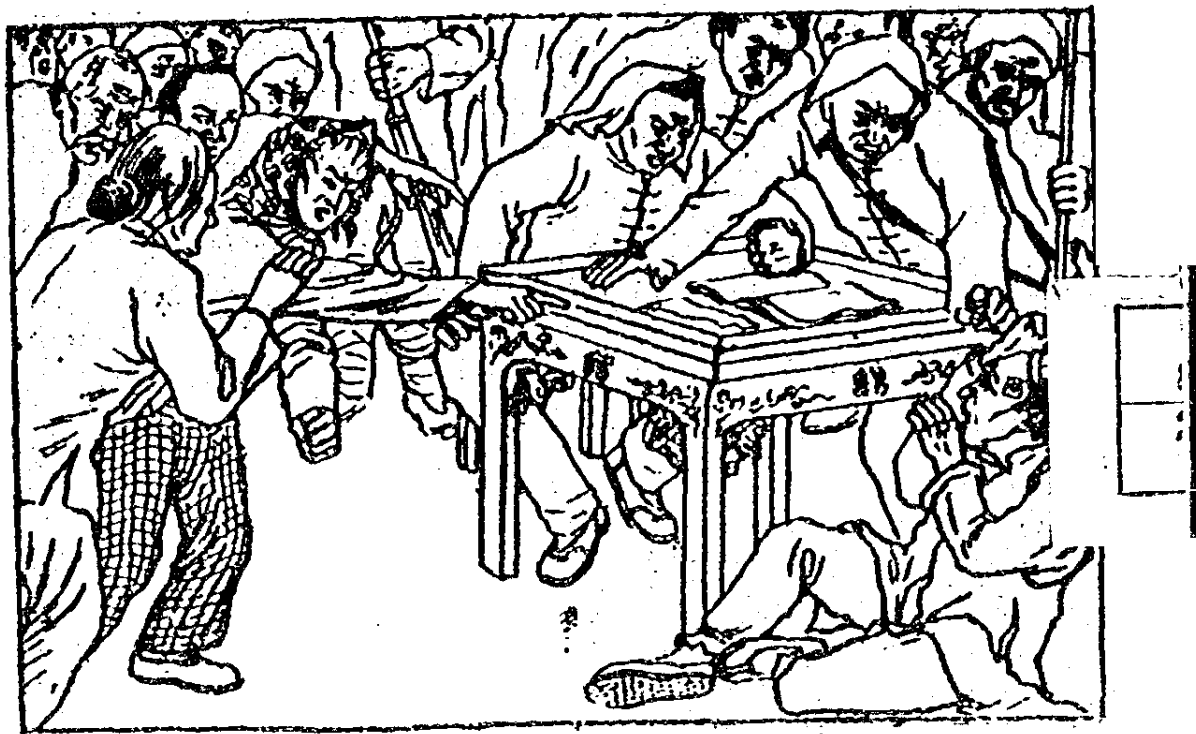


白毛女鼓詞

知識書店
敬贈

李國春著
知識書店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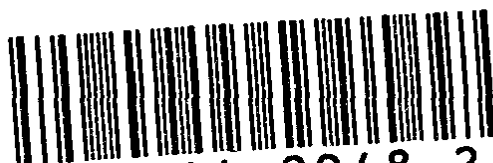


858.9
288.0-8

2

白毛女鼓詞

李國春著



3 0614 0948 2

浙江書店印行

白毛女鼓詞

著者 李國春

出版者 生活文藝社

發行者 知識書店

天津羅斯福路

印刷者 知識印刷廠

天津羅斯福路

權・版・有

一九四九年七月初版

如缺頁及裝釘錯，請即來換

白毛女鼓詞

目錄

第一回	日本鬼進攻中原	黃世仁半途遇怪……………三
第二回	八路軍開往敵後	破迷信大春捉妖……………七
第三回	楊白勞外出躲債去	王大膽除夕送糧來……………一七
第四回	黃世仁定計催租	穆仁智狠心害人……………二四
第五回	穆仁智逼寫賣女契	楊白勞受騙喪殘生……………三一
第六回	王大春拜年見死屍	穆仁智率黨搶喜女……………三八
第七回	喜娘隻身陷虎穴	狼子野心戲良人……………四三
第八回	老狠酸念佛燒香	小喜兒進門惹禍……………四九
第九回	楊喜兒煎湯遭毒打	黃世仁涎色逞兇淫……………五五
第十回	惡少厭舊辦喜事	使女懷孕鬧新房……………六二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張二燈囚舍救人
上廟驚傳白毛鬼
王大春講紅色戰線
翻身隊窮人報仇

楊小喜山洞產子……………六八
捉妖突逢舊情人……………七六
村公所說白毛仙姑……………八二
鬥爭會土豪伏法……………八七

第一回

日本鬼進攻中原 黃世仁半途遇怪

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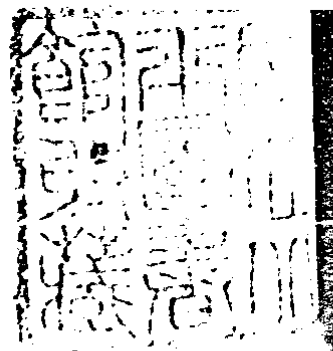
蔣賊獨裁把權專

日寇乘隙進中原

人民隊伍開敵後

百姓就要見青天

却說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中日戰爭一爆發，蔣介石專制獨裁消極抗戰。國民黨軍隊裝模作樣的搗了一下，掩護着官老爺們和那些官太太姨太太一切官眷吧，帶着些金銀珠寶洋錢票子爭先恐後的上火車的，上汽車的，都跑到南方去了。日寇緊跟尾巴就先後佔了北平、保定等大城市。別處不表，單說敵人在九月初打進了河北唐縣。離城好幾十里有一座高山，叫青石山，山下有一村名楊各莊，這村上有一大地主姓黃，少東家名叫黃世仁。家有良田數頃，驛馬成羣。因城裏趙家是黃世仁的丈人家，所以聽說日本快來了的消息，黃世仁就去打探，一去兩天還不見回來，黃世仁的母親可就不放心啦，忙叫使喚丫頭去叫老穆去。老穆是誰呢，是黃家的一個紅人，也管賬也跑腿姓穆名仁智。爲人鬼計多端，給黃家當狗腿。不多時，把穆仁智叫來，黃世仁的母親吩咐他去接少東家黃世仁去。穆仁智忙答應出來，一



看天氣後半晌快落太陽了，天氣也不好，拿起把雨傘，提著個提燈就離了黃家大門，順著奔縣城的大道就走下來了。

（唱）穆仁智旅順大路往前行，

馬連坡草帽頭上戴，

一邊走著心盤算，

這幾年世道真荒亂，

到處裏殺人又放火，

又聽說莊上鬧什麼鬼，

還聽說白天上的供，

還聽說吃點香灰能治病，

穆仁智一邊叨唸一邊走，

只聽見咕隆隆隆隆沉雷響，

穆仁智一看天不好，

少東家怎麼還不回轉，

到不如找一個高坡望一望，

穆仁智來到高坡往前看，

手拿著雨傘和提燈，

白洋布褲子穿身中，

嘴裏還直個勁的瞎嘟嘟，

還聽說來了鬼子兵，

窮的富的都不安生。

還聽說在奶奶廟裏顯過靈，

一過夜可就影無踪，

還聽說妖魔也會變人形，

不多時走出六里營。

忽忽忽的颳起西北風。

不住的心內暗叮嚀：

真是叫人掛心中，

有影沒影的看個清，

但只見遠遠的來了人二名。

有一個穿白的頭前走，

穆仁智一見高了興，

下了坡來又往前走，

但只見頭一個勾勾鼻子三角眼，

身材不過四尺半，

年紀不過三十歲，

看罷多時認的了，

後跟的是黃家僱工名大升。

穆仁智慌忙跑幾步，

(白) 少東家回來了，我接出你這麼遠來了，老太太直不放心。城裏怎麼樣啊？黃世仁

說唉呀老穆，不……不好哇！

(唱) 黃世仁未曾開言戰兢兢，

昨天起身把縣城進，

昨天在城外住了一夜，

吓的我沒有進城回家轉，

穆仁智說：你岳父家裏怎麼樣？

後跟的穿着一身青；

八成許是少東家和大升。

越走越近看的越清，

面如土色一般同，

一走道來一窄楞，

在後面跟着人一名，

頭一個就是少東家，

走上前來把話明。

叫聲老穆你是聽，

還沒到城裏就聽見壞風聲。

人人都說日本兇。

我這裏急忙回家中。

黃世仁說：我摸不清，

日本鬼到處殺人又放火，

穆仁智說：這可不好辦，

黃世仁說不要緊，

正說着話，

穆仁智這裏不消停，

支起雨傘遞給少東。

忙奔村莊快如風。

雨如瓢潑往下沖。

奶奶廟不遠面前迎。

三個人跑到奶奶廟中。

穆仁智忙着點上燈。

(白)

少東家你聽說了嗎？都說鬧鬼鬧鬼的就是這廟裏，你看這還上着供呢。黃世仁一

聽說鬧鬼吓的就哆嗦：老穆快燒香吧，這供桌上有香。這三人就忙了，點上香跪在地上就禱告開了：老奶奶保佑着我們點吧，保佑太太平平的，我給您老人家掛袍上供。外邊大雨哇哇的直下，這時天更黑了，按鐘點說也十一點多啦。就見廟門外，吱一道白影進了廟門，

還不知活成活不成。

敵人不定那天到咱村中。

反正咱有錢就行的通。

天直落雨點，

慌慌忙忙支雨傘，

三人這裏不怠慢，

這時候一個雷跟着一個閃，

他三人離楊各莊還有三里多地，

老穆說：少東家廟裏避避雨去吧，

這時候天色已晚雨又大，

將燈放在供案上，開言有語尊少東。

啊……一聲怪叫，吓的黄世仁穆仁智，大升這三人真是魂飛魄散呀。

（唱）他三人正然把香燒，想起自己傷天害理心發毛。

請告娘娘多保佑，保佑平安無事過今宵。

今天夜裏沒有事，我給娘娘來掛袍。

正是三人來禱告！廟門外進來影一條。

他三人回過頭來吓一跳，舉目留神來觀瞧。

遠看好似身穿孝，細看原來是白毛。

一對夜眼光閃閃，大喊一聲似鬼嚎。

黄世仁一見吓破了胆，穆仁智吓的直叫老老。

吓的個大升轉了向，抱著老穆腿一條。

穆仁智連聲說不好，跪倒地上忙求饒。

望求仙姑饒命吧，我們給你老人家修廟唱戲把香燒。

白毛鬼這邊高聲叫，大喊一聲似鬼嚎。

好你狗娘養的穆仁智，黄世仁今天你往那裏逃？

說着話舉起一宗寶，但只見金光繚繞霧氣昭昭。

（白）白毛鬼大喊了一聲說：好你穆仁智，該死的黄世仁哪，那裏逃跑，今天非要你的

命不可。說着話就見白毛鬼一伸手，一宗東西就扔到半空中，金光閃繞霧氣昭昭，耳邊生風，直奔黃世仁，穆仁智等三人打來，要問黃世仁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八路軍開往敵後
破迷信大尋捉妖

詩曰

日寇猖狂民不安
政府捉妖遇難女

莊上又出白毛仙
才知內含血淚冤

（白）上回說的是白毛鬼扔起一宗寶貝，是怎麼回事呀，不是什麼寶貝，原來是個香爐，白毛鬼說了聲該死的黃世仁那裏跑，伸手拿起剛才燒香的香爐奔黃世仁等三人就打去了，香爐往上一扔，香灰就霧氣昭昭的，香火就金光繚繞的了，香爐是個鐵的很重，嗖的一聲就奔黃世仁打來了，穆仁智一看不好，快跑吧，三個人往外一衝，可就衝出來了，三個人好似驚弓之鳥，漏網之魚一般，兩腿不够用是三（撒）腿就跑。

（唱）三個人撒腿如飛奔陽關，

順着大道跑的歡。

也不顧那腳深來那腳淺；

也不顧雷聲閃電雨連天。

地上發滑腿又顛，

栽交打滾往前竄，

一氣跑了二里路，

這才回到自己家園。

黃世仁嚇得傷寒得了病，

按下黃家且不表，

這幾天聽說風聲不好，

三個一羣兩個一伙，

這個說這二年來真荒亂，

這個說聽說是日本把保定佔，

這個說咱莊上還鬧什麼白毛鬼，

正是大伙來講話

也不語來也不言。

單把那村中的羣衆說一番：

全村人個對個的心不安，

你言我語把話談。

那個說日本鬼子打進中原。

那個說咱們這裏也不平安。

那個說白毛仙姑可有靈驗，

對面來了一個婦人慌里慌張把話談：

說鄉親們哪，日本鬼子把縣城佔，

昨天晚上黃世仁又遇上白毛仙。

（白）來的這婦人四十來歲，是本村佃戶張老二的媳婦，跟前有一個兒，乳名叫虎子，十九歲啦。虎子他爹四十五歲了，因做活累出傷來了，身體不大壯，因鬧病，借了黃家十五元錢，利打利，利滾利年年還不起，沒法了，虎子他母親自民國十九年就給黃家當了老媽子了，年年還是還不清利息錢，所以現在還給黃家當奴才。昨天晚上黃世仁回來說日本怎麼佔了縣城，在奶奶廟裏怎麼遇見，張二家就對老鄉親們告訴起來了。

（唱）張二家開言叫聲衆鄉親，

前兩天起身進城去，

聽我說說黃世仁：

聽見說城裏來了日本人，

到處殺人又放火，
黃世仁聽了這個鬼信，
半路上老天下大雨，
在奶奶廟裏正避雨，
口吐人言把話講，
回家來吓的得了病，
穆仁智吓的也不說話，
鄉親們聽此言紛紛議論，
這個說黃家淨作虧心事，
這個說我欠他租子三斗五，
那個說前年我借他錢十塊，
這個說黃家准是要倒運，
那個說日本來了可怎麼辦，
正是大伙沒計策，
這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響，
每人頭戴大草帽，

見着婦女就好淫。
沒到城內就回家門，
黃世仁奶奶廟裏去存身，
天黑來了白毛神，
吓壞了少東家黃世仁，
躺在炕上暈沉沉。
大升也吓的發了暈。
你言我語把話云：
那個說狗腿子穆仁智更不是人；
黃世仁非要把我送衙門；
折去我好地二畝四分；
今天神鬼也來纏身；
反正老百姓們可要遭瘟。
左思右想難在心，
由西山坡下來了一隊人，
粗布軍裝穿在身，

一個個指着背包步伐整齊，

一邊走着把歌唱，

要問來的何人等，

平型關前一場戰，

奉命抗日向北挺進，

且不說八路軍敵後戰，

武器齊全有精神，

唱的三大紀律記在心，

這正是爲國爲民的八路軍。

消滅日本九千人！

搭救華北廣大人民。

單說楊各莊的衆人民，

〔白〕八路軍到了楊各莊，縣區先建立起民主抗日政府，各村裏幹部也改造了，實行減租減息，叫人人有飯吃，各階層聯合起來，共同抗日。可是楊各莊村裏老鬥爭不起來，因爲村東北三里遠的奶奶廟鬧鬼的名聲太大了，長年不斷香火，出了些謠言，說白毛仙姑說了，八路長不了，莊稼起來就天下大亂，這是劫數，人人要守本分，這都是皇帝無福民遭難，白毛仙姑說將來得完，將就是蔣，蔣就是老蔣，還說八九不離十，十就是介着石字呢，就是非蔣介石來了不能完，這些謠言把楊各莊的農民就吓住了。

〔唱〕皆因爲奶奶廟出了白毛仙，

謠言亂語人心亂，

一傳十來十傳百，

驚動了政府的陳區長，

附近的人民心不安，

受壓迫的人民也不敢把身翻。

到後來傳到政府裏邊，

還有王大春是區助理員，

民主政府的同志不信鬼，
大春說，

這一定與地主黃家有關聯，
趕快起身沒遲延，

楊各村了解情況走一番，

單把楊各村談一談，

派虎子放哨到村邊，

思前想後好喜歡，

窮人今天才算有了權，

大鎖把農會主任担，

幫助窮人把身翻，

老鄉們心中不舒坦，

有的是還怕白毛仙，

到這時不來爲那般，

聽得背後有人言，

原來是趙大叔和大鎖，

才把楊各村的事情來商談，

楊各村的鬥爭不起勁，

陳區長連說對對對，

陳區長和大春往外走，

咱按下他二人且不表，

武委會主任把人派，

虎子站崗心盤算，

今天才是窮人的天下，

趙大叔被選當了村長，

上級又下令減租減息，

村裏的人們還沒發動，

有的是怕地主有錢有勢，

前天區裏說今天到，

正是虎子心盤算，

虎子聞聲回頭看，

來到近前，

趙大叔便把虎子叫，
我問你鬥爭黃家敢不敢，
虎子聞聽開言道，
怎麼你說我不敢，
正是他們幾人來講話，
頭裏走的陳區長，
大家見面真喜歡，
老趙拿出旱烟袋，
陳區長接過烟袋把老趙問：
大春和大鎖把話談：
大鎖說咱村中到是沒有別的事，
正是大伙來講話，
老王便把老李叫，
我的三哥，咱們受窮可認命吧，
虎子上前忙攔住，
老王這邊開言道，

叫聲虎子你聽言，
問你發言不發言，
叫聲大叔你聽言，
要鬥爭黃世仁我在最前邊，
對面來了工作人員，
後跟大春助理員，
你言我語把話談，
區長你先抽袋烟，
「老趙這兩天村裏怎麼樣」
「大鎖這兩天又出事沒有」
就是老穆造謠言，
一羣鄉親都到跟前，
老四開言叫聲老三，
千萬可別得罪白毛仙，
你們誰見過白毛仙？
叫聲虎子你聽言，

明明的白天奶奶廟裏上的供，人家穆仁智識字才學不淺，說白毛仙姑有靈驗，

他還說莊稼棵起來天下大亂，

區長聽了這些話，

來來來這點事情這麼着辦，

大春點頭連說對，

天氣不早了回去吃飯，

大春便把大鎖叫，

咱兩去捉妖你敢不敢，

大鎖聞聽把大春哥叫，

年青的小伙子什麼都不怕，

到晚上白毛仙姑把供餐，

他言說推背圖上說的全，

窮人們不守本份可不沾，

還說什麼老蔣來了人得安，

忙把大春拉到一邊，

若不然羣衆心不安，

就依老陳你的意見，

吃完飯等到黑了天，

大鎖兄弟你聽言，

去與不去你發言，

你說這話可不沾，

我就不信白毛仙，

〔白〕大春哥你說什麼，年青的小伙子怕鬼，我就不信，我聽說過白毛仙姑，可是我就不信，大春你和我准跟着，大春說，好，你拿着火把，今天夜裏咱倆去，馬上倆人準備應用的東西，大鎖拿着把單刀，一根繩子，大春帶着手槍，頂好子彈天就黑了，倆人起身，出村東口，往東北順大道去三里地，來到奶奶廟，倆人佈置好，大春跪在供桌旁邊，大鎖跪在

廟裏等來等去，就聽村梆梆噹噹二更了，大鎖說大春哥，二更了怎麼還不來呀，大春說大鎖別著急，等著吧，要是來呀就快了，就是來也等他個水落石出，到底看看是怎麼回事，

〔唱〕 區裏的助理員名叫王大春，

一同大鎖兩個年青人，

正要捉妖破迷信，

兩個人就在廟裏蹲，

這時更樓鼓打二更後，

人又靜來夜又深，

滿天星斗當空掛，

一輪明月伴殘雲，

兩個人只等心急悶，

就只見一道白影進廟門，

遠看好似身穿孝，

細一看一身白毛不像人，

兩支眼東顧又西看，

有幾根鬚帶披在身，

一步跳進廟門內，

供桌以前把手伸，

王大春食指一擡大槍拍的一聲響，

白毛鬼嚶呀一聲出廟門，

大春連說趕趕趕，

大鎖就在後邊跟，

一出廟門往北趕，

眼前閃出一座山林，

追過了樹林不見白毛鬼

不由的急壞王大春，

大春正在心急燥，

大鎖上前把話云。

〔白〕 大春哥怎麼不見影啦，頭裏就是山哪，准是上了山啦，咱回去吧，大春說別回

去，剛才我那一槍打着他了，咱們今天非鬧清楚不回去，你拿火把照照，看有血印沒有？大鎖點着火把照來照去，看見地上有血印，忙說大春哥要有血印，好，咱就順血印找，順血印找來找去，越過一處山嶺，但見那邊有燈光，王大春大鎖兩個人奔燈光而來，走到離光十幾步聽見山洞裏有小孩哭，王大春真是莫名其妙——

（唱）王大春一聽心納悶，

荒山曠野沒人住，

「娘……娘……」啊，

奇怪奇怪真奇怪，

大春持槍往前闖，

你是人來你是鬼，

你要說了饒你的命，

「說，不說開槍打了」

問罷幾聲不要緊，

我是人來不是鬼，

好，你們黃家真心狠，

妖精一步擡出洞外，

這件義情真奇聞，

是怎麼有小孩放悲音，

這點事情要問真，

手槍一指把話云，

今天一定要說真，

不說槍下命歸陰，

就聽得裏面把話云，

這都是黃家害的我不如人，

我和你們一死拚，

大鎖一旁把話去：

〔白〕大春哥，還不拿槍打，白毛鬼一聽，啊，你是大春哥，你是楊各莊的大春嗎，大春說不錯你是誰，白毛鬼就嘍咚栽倒在地，大春一見呆呆發楞，要問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回

楊白勞外出躲債去
王大嬸除夕送糧來

詩曰

官不爲民只害民 強梁霸道富欺貧
四千多年奴隸制 不知冤殺多少人

上回說的是白毛鬼說了聲你是大春哥，就撲咚栽倒在地，氣絕身亡，是怎麼回事呀？這段書可就抽得抽回來，從頭到尾，交待清楚。原說這白毛鬼並不是鬼，他是一人，此人姓楊，名叫喜兒，父親名叫楊白勞，家住山前楊各村，那怎麼會落的這般光景呢？衆位不知，聽我慢慢學講。

（唱）楊各村有一個窮人本姓楊，

提起他家的事來令人慘傷，

楊白勞從小家境貧苦難度日，

給地主黃家把佃戶當。

娶妻本是李氏女，

夫妻和美度時光，

所生一女乳名叫喜，

遭不幸喜兒三歲上死了娘。

楊白勞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將養，又得下地又得下廚房。

下地幹活也得抱著喜，
好容易把喜兒將養的成人長大，
有時候幫爹下地把活作，
楊白勞愛女如同自己的命，
只因爲，先前欠下地主的賬，
這一年到了臘月底，
你若問老楊相貌穿戴什麼樣？
黑黢黢的面皮蒼又老，
頭戴一頂破毡帽，
上邊的補釘無其數，
豆付挑子收拾好，
臨走時囑咐女兒莫急燥，
若是黃家來催賬，
我躲上幾天不見面，
咱只要無事無非把年過，
等明年地裏收成好，

終日裏汗珠兒滾滾淚汪汪，
家裏的一切事情她漸漸承當。
這真是，孝順女比着兒還強。
小喜兒時刻把爹掛在心上。
本村的地主他姓黃。
楊白勞爲了躲賬走避他鄉。
衆位不知聽端詳。
白花花的鬍鬚一寸多長。
身上穿的破布衣裳。
只有份量不擋涼。
忙叫喜兒照應家房。
到三十晚上一定回家不要忙。
你就說等你爹爹回家鄉，
挨過了新年正月就無妨。
咱們爺們就燒了高香。
把賬還清更安康。

楊白勞說完話兒往外走，

楊白勞躲眼出門先不表，

小喜兒身到屋中把線紡，

喜兒開門看了看，

穆仁智未曾開口先說要緊，

這時候狗娘養的少東楊家門前過，

從此楊家惹出場天禍，

老天降下鵝毛雪，

小喜兒耽心爹爹身上冷，

想起來生身母親下世早，

只因欠下東家的賬，

「噯今個世了爹該回來啦！」

到不如門外望一望，

小喜兒半依柴門望外望，

但見大路以上人來往，

有的是殺豬宰羊辦年菜，

挑起挑兒奔外鄉。

單把喜兒說端詳。

聽得門外喊老楊，

原來是狗腿子穆仁智站在門旁，

喜兒說請等俺爹回家鄉。

黃世仁看見了楊家大姑娘，

天色陰沈倍淒涼，

寒風刮進了破紙窗，

獨坐房中思前想後好不悲傷，

從小跟着爹爹苦度時光。

這麼大的雪天避到他鄉，

望望我爹爹在何方？

也不見爹在那方，

家家戶戶花紅對聯貼在門旁。

隨風刮來滋味香，

店門口鑼鼓喧天，又打又唱，

小孩們爭着放炮仗。

小喜兒心中有事，顧觀過年的景，

只盼爹爹快回鄉。

看罷多時不見影，

將門闔好走進房。

喜兒到房中剛上炕，

忽聽大門響噹噹。

小喜兒聽見門響，驚又喜，

不由心中反思量，

驚只驚，担心財主家來要賬。

喜只喜，也許是爹爹驟賬回家鄉。

悄悄的來到大門內聽了聽，

不由的一陣喜胸膛。

（白）喜兒悄悄的來到門內一聽，可就樂啦，是他爹楊白勞回來了吧？不是，是誰呢？

原來是西街坊王大孀子，王大孀子跟前就只一個兒子叫大春，比喜兒大兩歲，大春他爹在的時候，與楊白勞就不錯，就跟老楊商量過等喜長大了，嫁給大春，老楊也很樂意，可是還沒挑明了。喜和大春都是一塊長大的，由小就一塊玩，所以兄妹相稱，今天正是王大孀子來了，因為過年了，好幾天不見楊白勞，一想，准是又驟賬去啦，怕喜兒沒吃的，端着二斤玉米面給送來了。一叫門，喜一聽是王大孀子就喜歡了，忙讓到屋裏，接過玉米面來。王大孀說：喜你把這面做熟了，等着你爹回來好吃呀，說着天就快黑了，又聽門外叫喜，喜開門來，喜兒一聽，是爹回來了，滿心歡喜，說大孀子，我爹回來啦。大孀說，問清楚了，再開門。喜說是我聽清了。喜兒才開門來了，楊白勞早把豆腐賣光了，不敢家來，這天到了年三十

快黑了才回來。喜兒一開門說爹你回來了，老楊低聲的說，喜，財主家來沒來，喜說二十五那天狗腿子穆仁智來了，我說爹不在家，他就走了。問以後來沒來？喜說沒，老楊說，真哪？喜說爹，誰還哄你。楊白勞說好，喜，這就好了，天也黑啦，欠東家一石五斗租，二十五塊錢這驢打滾的賬，許又拖過去了。

〔唱〕楊白勞一看天已黑，

天也黑了雪也下，

正是爺倆來說話，

可盼的熬過這一回，

財主家許不再來把賬催，

王大爺在旁把話回，

〔白〕說他大伯回來啦，先烤烤火吧，窩窩頭快熟了，趁熱先吃點煖和煖和。楊白勞由懷內一伸手，掏出個小口袋來，說這是剩下幾個錢買了二斤白面來，他大爺子咱們一塊包餛子吧。王大爺說，昨天大春還買了二斤白面，兩棵白菜，一斤肉來呢，我看咱一塊包吧。王大爺回家不表，單說楊白勞，又一伸手，拿出一包，說喜，你看：

〔唱〕喜兒這裏留神看，

原來是二尺紅絨線，

喜兒一聽心歡喜，

老楊給閨女把小辮扎好，

有老楊又拿門神叫喜看，

不由一陣好喜歡，

給喜兒買來把辮子纏，

雙膝跪到爹面前，

喜兒樂的跳鑽鑽。

花花綠綠顏色鮮，

剛把門神貼門上，懷中抱着兩棵菜，右手拿二斤白面，大嬸走進屋子內，接過白菜，放下面，今天天氣真是冷，財主不來把賬要，大嬸說，大春一會回家轉，喜兒快着去剝個，大嬸說，孩子們過了年又大一歲，小喜兒聽見假裝沒聽見，「餛飩快剝好了，你合面吧」，大嬸聞聽好喜歡，包頓餃子過個年，聽得門外有人言，正是那狗腿子名叫穆仁智，

王大嬸子轉回還，口袋內裝上兩把鹽，左手內提着一斤肉又肥又鮮。喜兒這裏那消閒，放下肉來又拈出鹽，老天爺下雪救了咱，咱歡歡喜喜過個年。一塊到這把飯餐，大嬸與老楊把話談。老楊說今年要收成好把事成全。叫聲大嬸你聽言，慌忙洗手來合面，歡歡喜喜忙又亂，拍拍拍打的門直響，老楊老楊喊的歡，與地主定下巧機關，

這回要把老楊騙了去，

老楊的性命保不全。

第四回

黃世仁定計催租
穆仁智狠心害人

詩曰

土豪飽煖起淫心
三十夜裏討和銀

走狗幫兇巧計行
不給錢來就要人

（唱）聞言少敘書歸正，

上回說了半部白毛女，

這回文要說那一個？

黃世仁自從那天看見喜兒長的好，

命大升去把老穆叫，

見了少東忙施禮，

黃世仁這裏開言道，

今天我有一件心腹事，

穆仁智連說您老人家請講吧，

小段不說開正文，

還有半本沒說清，

再說地主害人精，

色胆包天他把歹心生，

不多時狗腿子穆仁智來見少東，

有什麼吩咐說一聲。

叫聲老穆要你聽，

你辦的成來辦不成？

做的到的就能行。

黃世仁如此這般講說了一遍，

這點事情交給我吧，

這天到了大年三十晚，

大雪紛紛不住的下，

穆仁智心中拿定了主意，

這時候楊白勞准在家下，

手提燈籠往外走，

一邊走着心盤算，

哄樂了黃世仁不要緊，

正走中間來的快，

走上前來把門叫，

這一叫門不要緊，

王大嬸吓的轉了向，

穆仁智點頭施禮笑盈盈，

保管少東家好事成。

日落黃昏点上燈，

忽丟丟甜起了西北風。

全憑今晚計準成，

我叫你插翅也難騰空，

出離了黃家大門庭。

這事要辦成就哄樂了少東，

黃家宅內數我紅。

楊家不遠面前迎，

老楊老楊叫幾聲。

吓的楊家發了臊，

快藏快躲莫消停。

(白)喜兒爹快藏，快藏，可別叫狗腿子們看見，馬上就忙成一片了，把餚子盆也藏

了，面也放鍋裏了，老頭子楊白勞藏在茅房，王大嬸這才來到前邊開門，見着了狗腿子穆仁智，忙上前答話，穆仁智一直闖進院，把老楊搜出來，老楊萬般無奈，點頭躬腰說，穆先生

生，裏面坐吧，我剛上茅房。穆仁智這時真是老虎燒香，假充善人哪，忙說，咳老楊哥咱們老沒見面了，買賣不錯吧？老楊說，我求求穆先生，今年這賬是……穆仁智忙接過去說，咳，老楊你放八個寬心吧，今個不是和你要賬，少東家叫我請你有事商量，趕快走吧。老楊說穆先生求你方便吧，我好幾天沒動鍋呢。穆仁智說，老楊給不了也不要緊，少東叫請你去，你到那什麼事都好說。楊白勞說我求穆先生給……穆仁智把眼一瞪，說，叫你走，你就走，廢什麼話呀！走！走！王大爺見此光景，嘆息跪倒當地說，我求求穆先生，你多給爲難吧。穆仁智把眼一瞪，拉着老楊往外就走，喜兒一見把爹爹拉走，兩眼落淚，叫聲爹爹呀！

（唱）穆仁智狗險一沉拉走老楊，

王大爺上前忙解勸，

拉走你爹不要緊，

咱們沒錢還不起賬，

咱娘倆還把餃子捏，

按下他娘倆且不表，

被狗娘養的穆仁智連吓唬代哄騙了去，

進大門門洞內白晝一樣，

影人本是西遊記，

喜兒這裏淚汪汪，

叫聲喜兒不必悲傷，

等一會就回來別着忙，

也還過好言好語把少東家央。

等你爹回來再叙短長。

再說那受壓迫的窮人本姓楊，

不多時來到黃家大門旁，

有一個走馬燈懸掛在中央，

豬八戒招親高老莊，

上西天路過七十二洞，
迎對面影壁牆明燈放亮，
楊白勞心有事懶把燈盪，
頂門燈大玻璃擦的雪亮，
進二門到當院燈光照眼，
當井院掛天燈高有兩丈，
穆仁智叫老楊院內稍等，
有老楊在簷下心中暗想，
進黃宅好一比閻羅殿，
穆仁智好一比勾命鬼，
楊白勞在心中正然思想，
「老楊進屋來吧，少東家叫你呢。」
楊白勞兢兢兢兢忙把房進，
八仙桌迎門放，
架几條几靠山放，
迎對面掛着一張黑虎像，

孫悟空大戰牛魔王，
大方燈四個字，吉慶滿堂。
進二門玻璃燈大放明光，
屏風門四盞燈福祿禎祥。
再加上天降雪格外放光。
廊簷下掛紅燈一對一雙。
等我去稟少爺去到書房，
不由得一陣陣胆小心慌。
黃世仁好一比五殿閻王，
是何人能保我無有禍殃。
忽聽得穆仁智喊了聲老楊：
但見屋內富麗堂皇，
太師椅子擺兩旁，
坐鐘掛表靠山牆，
張牙舞爪下山崗。

黃世仁正在裏屋躺，

抽足了大烟過足了癮，

來到了外房椅子上坐，

獨自一人要烟槍，

恍裏恍當來裝洋，

聞言有語叫老楊。

（白）我說老楊，你這賬可好算了，明天就是大年初一，無論如何，也不能叫這筆賬再吃餃子了。穆仁智拿過來賬本，算盤一算，是欠租子一石五斗，你老婆死了，借了五元錢，三年沒打上利，月息五分，按四十個月算，共合本利二十五元。老楊只急的滿眼落淚，跪倒黃世仁面前說，求求少東家大發慈悲，寬過我這回吧。

（唱）楊白勞嘆咚咚跪埃塵，

少吃沒穿難度日，

求求東家讓我把年過，

東家大發慈悲饒過去，

楊白勞跪在地上苦苦哀告，

未曾開口先瞪眼，

說你們窮鬼們不打不拉屎，

要像你年年拖欠不還賬，

若把你送到衙門去，

我求求少東家發發善心，

實在沒錢還糧銀，

到來年一定還賬不欠分文。

姓楊的至死不忘你的恩。

黃世仁開口把話云，

三角眼一翻狗臉一沉，

和你們好說總不認真，

俺只得賠淨家產當窮人。

先打後押牢裏蹲，

到那裏恐怕你也得想辦法，

那怕你推推拖拖不還銀，

黃世仁越說越有氣，

狗腿子上前把話云。

（白）少東家先不用着急，老楊啊，你別哭窮啦，想辦法吧。老楊說穆先生我一個孤老頭子，也沒有高朋貴友，那有辦法呀？黃世仁瞪眼說，老穆不用跟他廢話，去叫劉三黑和大升，把他送衙門去。穆仁智一看黃世仁，黃世仁一擠眼，心說行啦，到時候了，喂……我說老楊啊，我看你還是快想辦法。楊白勞說，穆先生我是真沒辦法啦。穆仁智說老楊這不是事已到時候了嗎？你怎麼這麼糊塗哇，少東家給你指出一個光明大道，看你走不定罷。老楊說，穆先生有什麼辦法呀，穆仁智說，老楊哥這個道你要走了哇，租子也不用交，賬也不用還，真是兩全其美呀。楊白勞聞聽此言，心中納悶，道聲穆先生，怎麼着哇，穆仁智說，你呀真糊塗，把你閨女兒頂了租子吧。楊白勞不聽此言還罷了，聞聽此言咬伶伶打了個寒戰，好似萬把鋼刀刺於肺腑，撲咚跪倒，口稱東家不……不行啊，少東家！

（唱）這真是晴天打雷一般同，

楊白勞好似萬把刀來把心通，

喜兒她三歲上死了生身母，

尿一把，尿一把，把她將養成，

父女倆好似一條命，

一時離開都不行，

父女倆死在一塊死，

想頂租子算不中。

想到這裏心難過，

體弱心虛暈倒流平。

黃世仁便把老穆叫，
這一回要寫賣身契，

快寫文書莫稍停。
歇歇喘喘接着聽。

第五回

穆仁智逼寫賣女契
楊白勞受騙喪殘生

詩曰

惡霸居心太不仁
老農飲酒尋短見

騙人賣女按指書
新正月初一棄紅塵

〔唱〕說的是狼心狗肺慘無人道狗娘養的黃世仁，

他一心霸佔喜兒起歹心，

看起來舊社會窮人不如牛馬，

挨壓迫被逼死也無處把冤伸。

上回書地主定下牢籠計，

狗腿子拉老楊進黃家門，

立逼着楊白勞交租交債，

楊白勞交不起無話來云，

左磕頭右作揖苦苦哀告，

他那知黃世仁起下惡心。

穆仁智說出來叫喜兒頂賬，

楊白勞聽此言吓走真魂，

撲咚咚再跪倒，苦苦的哀告，

連把少東尊又尊。

好話說了個千千萬萬，

黃世仁不耐聽把狗臉一沉，

叫老穆快把文書寫，
喜兒到我家來享福，
老楊這裏苦求告，
黃世仁心煩把眼瞪，
叫聲老楊按手印吧，
嘖咚栽倒流平地，
穆仁智過來一伸手，

他還說我這是爲了救窮人。
比你窮家強萬分。
口口聲聲把少東尊。
穆仁智在那邊寫好契文。
老楊一聽發了暈。
人事不知挺了身。

拉過老楊的手指按上了指紋。

〔白〕狗腿子穆仁智，一見老楊暈沉沉倒在地上，過來把老楊的手指頭沾上墨，按在賣身契上，兩張都按好了，一張揣在老楊懷裏，一張留給少東家。不表，單說老楊半會子還過一口氣來，嗟……呀……天哪，喜兒是我的命啊，少東家，這不行啊求您饒過這回吧。黃世仁一見事已辦成，說你走吧。楊白勞那知道剛才暈過去的時候，早按上手印，賣身文書早裝在他懷裏啦，只說是少東饒了他了呢，忙磕頭道謝。穆仁智說老楊走吧，我送出你去。老楊往外走，穆仁智後面跟着，出了黃家大門，往東走出不遠，穆仁智說，老楊啊，就那麼辦吧，明天早晨我去領喜兒得啦，別丟了你那張文書，在懷裏揣着呢。楊白勞猛聽機伶伶打了個寒戰，是吃驚非小。

〔唱〕一句話吓壞了窮人楊白勞，

不亞如心上刺了一刀，

穆仁智言說懷裏有契紙，
伸手掏出了賣身契，
伸出手指一瞧有墨跡，
忙往回跑把穆先生叫，
叫了一遭是白饒。
手拿文書珠淚灑，
天降雪，北風吹，
楊白勞手拿着文書心中難過，
最不該文書上胡裏胡塗按手印，
天寒冷只凍的他兩手疼痛，
走一步哭一步身體又弱，
只盼的楊白勞暈倒雪地，
趙志高與老楊素日交好，
年卅打了四兩酒，
左手提着一甌酒，
頭上戴着破毡帽，

忙往懷中掏一掏，
看了看還有手印按着，
才知道打了手印把女賣了。
黃家大門早關好了，
楊白勞一見心難過，
萬般無奈回家轉，
冷氣難熬。
千不該，萬不該，把女兒賣了。
手印好比殺人刀。
才把文書揣在腰。
忽丟丟一陣風刮了他一交。
由那邊來了一人名叫趙志高。
孤自一人沒照料，
他正想去找楊白勞。
右手提小菜包，
身披着一件破棉袍，

行走來在大街上。

看見一人雪地騎着，

急忙上前看了看，

正是老友楊白勞。

〔白〕這不是老楊哥呀？這時楊白勞還過口氣來，說啊老趙哇，我到了財主家，回來划了一交。老趙說，老楊哥，我打了四兩酒，咱們哥倆又過一年了，該喝喝了。老趙扶着楊白勞，來到楊家，喜兒一見爹回來了，忙問爹回來啦，財主說什麼沒說呀。老楊一見喜兒，心似刀絞一般，可是又說不出口，只得說，沒什麼。這時王大嬾子和喜把餃子早包好了，大嬾忙叫喜去煮餃子不提，單說老趙把酒熱了熱，把小菜包打開，找了個小碗，把酒倒出來，讓老楊喝。老楊心中有事，喝不下去呀。老趙說老楊哥，今個上財主家去受了氣啦罷？財主說什麼來着？楊白勞聞聽此言，說老趙兄弟，咱們窮人，……回頭看了看喜和王大嬾，正煮餃子，小小的聲音說，兄弟聽了：

〔唱〕楊白勞低低的聲音把話題，

叫聲老趙我的好兄弟，

咱們窮人沒法過，

財主家步步把咱逼。

剛才我到財主家去，

見了少東姓黃的。

〔老趙問：他們說什麼來？〕

〔老楊說：少東家和狗腿子……〕

〔老趙又問：怎麼樣啊？〕

「老楊說：他們說明：明：明：明：」

「老趙說：明什麼呀？」

「到明年要叫喜兒頂租子。」

老楊說了個半吐半咽，

說這點事情不要緊，

咱們搬到口外去，

老楊說窮人走到那裏不是挨餓？

老楊哥你是捨不了黃家的二畝地，

早晚叫地把你逼死。

正是二人來講話，

「別說啦，吃餃子吧。喜快拿筷子來。」

這時候由外邊走進人一個，

老的少的團團坐，

吃着餃子說又笑，

眼看着喜兒不敢落淚，

見大春吃餃子歡天喜地，

老趙這邊把話題，

過了年春暖花開想法子。

實在沒法要飯吃。

老趙說先省的在這里來受逼。

王大燈端過熟餃子：

正是大春小伙子。

你言我語把話題。

就是老楊眼發直，

又悲又痛又着急。

暗說道，你那知你楊大伯對不起你。

又見喜兒也很歡喜，

暗說道，你那知道明天骨肉分離。

不由的伸手往懷中一摸賣身契，

喜兒一旁把話提，

「爹快快吃呀，一會涼啦，別掏啦。」

楊白勞苦喜兒說話心中難過，

心說道，你那知道爹爹賣了你這苦閨女，

忙用巧言來遮蓋，

說你也吃吧，爹在這裏掏蟲子。

(白)喜，你吃吧，爹掏蟲子呢。這時大春，王大嬸子，老趙都吃飽了，大嬸說，天氣不早啦，咱都回家睡覺去吧。他楊大伯也該歇着了，明天大春再給你大伯拜年來。大夥告別回家不表，單說老楊家爺倆，喜說，爹爹睡覺吧，老楊說，我不困，我要守歲。喜說，那我也守歲，老楊說好，喜兒在炕上坐了一會兒，就困了，躺下就睡了。楊白勞叫了幾聲沒言語，就聽梆子噹噹二更了，楊白勞眼望着親生女喜兒撲簌簌兩眼落淚，心裏說：孩子，爹對不起你呀。

(唱)猛聽譙樓打二更，

楊白勞眼望着親生女心似油烹，

人人全說黃連苦，

我的女比黃連苦上幾成。

我的兒你作個南柯夢，

夢想不到被賣到黃家事一宗，

爲父我沒法子活在人世上，

我的女埋怨爲父無情。

並不是爲父心腸狠，

這都是財主家狠毒無情，

逼的咱爺們這種光景，
想罷多時無活路，
楊白勞一心尋短見，
三更王點人聲靜，
怎能見自己親生女，
沒臉再把鄉親們見，
縣長財主他們是一條腿，
我老楊沒活路，
又見喜兒睡着了，
脫下來破棉襖給喜藍好，
低頭看見半盆鹽鹵，
長歎一聲雙眼淚落

連關帝吓他下絕情。
到不如一死把命坑。
聽得譙樓打三更，
只逼的楊白勞好似中了瘋。
女兒問我何話明？
對不起王大爺大春的好恩情。
窮人打官司更是不行。
事到難處把心橫。
叫了聲兒呀，不見應聲，
眼望着親生女心似刀通。
把手一橫端在手中，
一口氣兒把鹽液喝在腹中。

第六回

王大爺拜年見死屍
繆仁智率黨搶喜女

詩曰

地主本是狠心狼 橫行霸道把人傷
因欠租子一石五 逼死窮人本姓楊

【自】殘詩敘罷，聽在下緊接上回，慢慢的背念。

【唱】大年初一頭一天，

家家戶戶齊拜年，

老太太拜年爲的說會子話，

小孩們爲的是壓歲的錢。

有錢的講究送年禮，

沒錢的哥們不一般。

按下別人拜年且不表

單把大爺說一番。

六年初一清晨早起洗完了臉，

要到楊家去拜年。

你看他，一頂毡帽頭上戴，

粗布棉袍身上穿，

行走來到楊家門內，

見一人倒在地平川，

走上前來仔細看，

原來是他沒過門的老泰山。

大春就把大伯賊，
上前細摸細細看，
大春急忙喊連天：

你們快來看，

這時候街坊四鄰都驚動

喜兒在房中正睡覺，

翻身坐起不見爹爹面，

來到院內看見了，

叫罷多時不言語，

這時候街坊四鄰全趕到，

小喜兒抱着爹爹號啕痛，

老趙過來留神看，

上前來一摸老楊的手，

喊了幾聲不答言，

這才知老楊一命染黃泉。

喜兒！喜……娘啊……娘啊，

楊大伯爲何栽倒地平川？

驚醒喜兒把身翻。

聽得門外賊聲喧，

急忙披衣下地走到屋門外邊。

看見了爹爹倒平川，

才知爹爹棄陽間。

有王大瞎，老趙，大鎖和大栓，

王大瞎子淚漣漣，

才知是喝湯喪黃泉，

才發現一張文書掌內涵。

（白）老趙過來一摸老楊的手，發現一張紙，打開一看，有字，還有手印，這原來是昨夜裏老趙大春他們走後，楊白勞一見小喜兒睡着了，自己左思右想沒有活路，把心一橫，就喝了酒啦。喝了酒，手拿着文書，還想死在仇人門口，跑到外邊就走不了啦，躺在地上的就

身歸那世啦。今天老趙拿起來那張有字有手印的紙，就是那張文書。老趙不認識字，交給大栓說，你念念這是什麼？大栓接過念道：「立約文人楊白勞，因欠東家黃世仁租子一石五斗，錢二十五塊，無法償還，清願將親生女喜兒賣……給……黃……」就往下念不下去了。喜兒正哭的死去活來。聞聽此言，不啻如油煎肺腑，烈火燒身，口叫爹爹……爹爹……呀！

（唱）小喜兒猛聽說把他賣給黃世仁，好一似身著烈火熱油煎心，

叫一聲死去的爹爹好心狠，不該把兒賣給人。

莫非說女兒不孝順，你把女兒我賣給黃家門。

黃家要把我弄了去，就掉在火坑翻不了身。

要是到黃家當奴才三下四，飢寒飽煖誰關心，

看人家臉色吃口飯，挨打受罵度秋春。

小喜兒一哭一個肝腸斷，鑲石人兒也傷心，

街坊們看着也落淚，王大嬸子淚紛紛，

老趙落下傷心淚，王大春只恨的咯吱咬牙根，

大栓大鎖把大春叫，咱們去告狀上衙門。

老趙上前忙攔住，叫聲孩子們細聽真，

縣長財主一條腿，窮人們上那裏把冤伸？

依我說大春忍下罷，

你的事情我知根。

(白) 大春，忍下吧，縣長區長財主狗腿們都是一個鼻子眼出氣，這個年頭那裏說理去？一會黃家還得來人呢，我看咱們先把死屍張羅埋了吧。剛要商量抬死屍，就西邊來了幾人，說好哥們，新禧新禧，見面發財呀！大家夥才往西觀看。

(唱) 大家用目往西釘，

但見由西邊來了人幾名，

頭前走的這人四十開外，

未曾走道恍身形，

緞子帽盔頭上戴，

一雙耳套灰鼠絨，

身穿一件大皮襖，

外套馬褂是老青，

藍布中衣白腿帶，

納雲的靴頭足下登，

塌鼻樑子斜楞眼，

金黃眼珠眼邊紅，

兩腮無肉尖嘴巴，

幾根黃鬍子賽駝絨。

看罷多時認的了，

原來他就是害人精，

來的正是穆仁智，

與地主定下計牢籠，

代着打手三四個，

要拉喜兒入火坑。

行走中間來的快，

楊家門不遠面前迎，

老遠的望見人一夥，

穆仁智不解其中情。

一邊走着道新禧，
來到近前看了看，
他小子見景生情來的快，
這事真是想不到，
我看這事這麼着辦，
磕頭求上個棺材本，
穆仁智將計就計要拉喜，
大鎖大栓氣的直剝腳，
常言說殺父之仇奪妻恨，
大罵一聲穆仁智，
大春說着往上闖，
大鎖大栓說聲打，
這回要打穆仁智，

這真是老虎燒香假把善人充。
才知老楊一命坑，
將計就計把話明。
老楊哥一輩子老實又忠誠，
我領喜兒見少東，
我看這事準能成。
一旁氣壞幾英雄，
王大春早就氣炸胸。
爲人不報非英雄，
你小子欺侮的我不輕，
打死你個狗雜種。
忽拉上來一窩蜂，
下回書兒接着聽。

第七回

喜娘隻身陷虎穴
狼子野心戲良人

詞曰

逼死老楊屍未埋
倚仗有錢又有勢

搶去喜兒進黃宅
欺壓窮人頭難抬

(唱) 閒言碎語撈又撈，

也不知愛聽文來愛聽武，

愛聽文近代文豪敬魯迅，

文不說來武不講，

方才說了半部白毛女，

說的是鬼計多端穆仁智，

他見老楊喪了命，

說叫喜兒去求棺材費，

穆仁智伸手要拉喜，

小段不說開正封，

愛聽奸來愛聽忠。

愛聽武朱總司令率大兵。

再說上回書半封，

還有半部沒說清。

他小子將計就計拿定章程，

當時就定出計牢籠，

好誑喜兒入火坑。

大春一旁氣炸了胸，

大叫一聲穆仁智，
大鎖大栓也說聲打，
一個個喚胸疊肚往上闖，
走上前來高聲嚇，
這一個手槍一比大春心口，
這時候大春一見發了楞，
穆仁智一見翻了臉，
今天咱打開窗子說亮話，
你小子不用心不死，
少東家叫喜這就去，
穆仁智走向前來一伸手，
又是哭來又是喊，
救救我吧救救我，
死跟爹爹一塊死，
小喜兒死去活來的號啕痛，
趙大叔落下傷心淚，

你不該狗仗人勢來行兇。
驚動了黃家打手一窩蜂，
立眉橫目令人驚，
好你們窮小子算真行。
那兩個用槍口對住大鎖大栓二人。
滿心的怒氣不敢作聲。
叫聲大春要你聽，
喜兒早就賣給少東，
看看你行是我行。
想要不去萬不能。
可把喜兒給吓朦，
大叔大嬸喊幾聲，
想跟財主萬不能。
生跟大嬸一塊生，
只哭得鐵石人兒也傷情。
王大嬸哭的兩眼紅，

王大春滿心痛恨，直把脚踹，

眼看着打手的槍口心似油烹。

大栓大鎖忿淚交流，

眼看打手也不敢作聲。

王大孀跪倒哀告不中用，

要給喜代個孝兒都不行，

趙大叔硬着頭皮，上前忙答話，

開言叫聲穆先生。

〔白〕我說穆先生，孩子他爹剛死了，還不許戴個孝，這個理也太過意不去啦。穆仁智把眼一瞪說，少管閒事，什麼叫理？甚麼叫孝？你看千里人情都在這呢，說着話穆仁智拿出文書來了。老趙你看，白紙劃黑道，這有老楊的手印，他情甘願意呀。王大春在一旁看着，心似刀絞，體似火焚，急的咬牙跺脚，恨不能過去把穆仁智咬上兩口，方解心頭之恨。無奈被狗腿子盒子槍比着不敢動。穆仁智看了大春一眼，冷笑一聲說，大春不錯，喜兒到你定的媳婦，可是現在呢，是少東家的人啦，你還甭不死心，咱們走着瞧，到了看。穆仁智說着一伸手，拉住喜兒，說走，走……

〔唱〕穆仁智狐假虎威逞瘋狂，

一把拉住楊家的姑娘，

也不管爹爹死屍沒埋葬，

也不管帶孝幼女心痛傷，

也不管楊家事情誰照料，

也不管披頭散髮未梳妝，

強扯硬拉架着走，

絕不問喜兒悲痛哭斷腸。

他不怕鄉里鄉親來談論，

他不怕滅情背理喪天良，

只顧他巴結財主抱粗腿，

這時候大春和大鎖把脚蹠，

還真正暗無天日沒公理，

六家伙忍氣吞聲代辦喪事，

咱接下這邊且不表，

被狗腿子們強扯硬拉，一直架了去，架到了黃家外書房。

黃世仁正在房中坐，

說恭喜恭喜真恭喜，

黃世仁狗子高了興，

（白）老穆叫她進來吧，穆仁智把喜兒拉進書房，喜兒還是哭的淚人一般，進來在一邊

一站，頭一低，兩手不住的擦着眼淚。穆仁智說，還哭，還不去給少東家拜年？黃世仁見喜直哭，心說這可不好，大年初一剛進門就哭！過來嘻皮笑臉的說，喜兒，別哭啦，到這總比你

你們那個窮家強的多，你到了我家，這就要享福啦。

（唱）狗娘養的黃世仁嘻皮笑臉把口開，叫聲喜兒聽明白，

從今以後你要把福享，

為什麼你話不說來頭不抬？

黃仁世一行裏說著留神看，

上下打量女裙釵。

見喜兒，烏黑黑的頭髮風擺柳，

小臉蛋紅中透粉粉透白。

口鼻生得多麼端正，

玉米銀牙口內排，

水伶伶一雙好看的眼，

點點珠淚洒下來。

但見她雖然穿的衣裳破，

可却生來的一品好人材，

個不高又不矮，

小模樣長了個不賴哉。

黃世仁兩眼發直好似中了電，

勾起心猿意馬來。

心想到小丫頭的模樣長了個一百百，恨不能上前咬她個乖乖，

爲什麼黃世仁小子這麼壞，

同志不知聽明白。

自秋後斷絃還沒娶，

終天價眠花宿柳踏胡來。

自那天看見喜兒長的好，

終朝每日掛在心懷，

還一回看見喜兒的面，

他小子身不由己好不自在，

一邊說著往前湊，

要跟喜兒來把玩笑開，

拿一朵花兒給喜兒戴，

小喜兒滿面含羞，滿腔懷忿往地下鑽。

黃世仁狗子瞪了眼，

說好該死的丫頭不識抬！

大爺我好心好意給你把花帶，

你不該給我扔下來。

從今以後要記住，
黃世仁色胆包天又伸手，
叫聲老穆快出去，
說到此處住一住，

在大爺面前要學乖。
抓住了喜兒女裙釵，
眼睜睜喜兒難保清白。
要問如何下回聽來。

第八回

老狠酸念佛燒香
小喜兒進門惹禍

詩曰

黃家老母賽活狼
婢女進門改名字

整日拜佛燒高香
失手摔碟心發慌

〔白〕上回說的是黃世仁狗子色膽包天，早把喜兒想上了。這回一細看喜兒，長的是好，他小子一陣慾火燒身，要和喜動手動腳的。小喜兒那見過這個世面哪，心裏又是難受，又是害怕，恨不能臨生變翅，飛出書房。這時聽得一片喧嚷，「給少東家拜年來了！」黃世仁一聽外邊來人了，忙叫老穆去帶着喜兒到後邊去，見見老太太去。穆仁智點頭答應，拉着喜，往後就走。這且不表，單說黃世仁他娘這老太太有個外號，叫老狠酸；大年初一早晨起來，叫使喚丫頭打臉水，她才梳洗打扮。

〔唱〕黃世仁的母親外號叫狠酸，

開言就把福兒祿兒叫一番，

吩咐紅福打臉水，

清晨起喊連天，

走進來紅福紅祿兩個小丫環。

又叫紅祿把頭盤，

將身坐在床沿上，

這個老太太平常有口烟癮，

頭也懶梳，臉也懶洗，

小丫環手拿簪子往下攏，

這一攏頭髮不要緊，

老狼酸一痛生了氣，

什麼活都不會幹，

使女聞聲吓破胆，

狠酸說今天不看過年的面，

「今天若不是看着過年，取個吉利，非打死你不行。起來吧，快給我梳去，我還有事呢。」

使喚丫頭那怠慢，

使的生髮油、黑髮液、

老狼酸本是個頑固派，

不剪髮，圓頭插上根別頂簪，大赤金耳挖子外帶八寶九連環。

紅福兒打過來淨臉水，

使女這裏那敢消閒。

吸大烟的人們懶動彈，

日久天長趕成疳。

一下子給把頭髮攏，

可給痛惱了老狼酸。

罵了聲該死的丫頭膽大包天，

梳梳頭你把頭髮攏。

變膝跪倒狠酸的面前。

重巴巴的打你一頓皮鞭！

急忙去把頭來盤，

桂花頭油色發藍，

老妖精自覺賽天仙，

毛巾放在洋磁盆裏邊，

講究是多使腰子夏使磁，
洗完臉拿過鏡子照一照，
爲什麼這樣不好看，
有心再擦上點化妝品，
來到穿衣鏡前把衣換，
外罩是青府綢閃電花半明不暗，
下穿中衣春綢面，
老狼酸，生在前清講究裹脚，
大緞子弓鞋仙人過橋白高底，
老狼酸，這一身穿戴不要緊，
財主們穿一身衣裳就講幾萬，
少說閒言歸正傳，
打扮完畢往外走，
將身來到佛堂內，
兩盞紗燈佛前掛，
佛爺供的全佛像，

有的是馬克四白玉霜，頂好的香皂是白蘭。
面如土色一樣般，
皆因她素常抽大烟。
老來少，又怕外人笑話咱。
拿過來狐腿皮襖身上穿，
壽字襪子襪的邊，
絲線帶子襪脚纏。
小金蓮不過三寸三，又不倒踏又不偏，
兩頭着地當中懸。
要是現在，人民券也得幾萬元。
他不管有多少窮人受飢寒。
單說黃母老狼酸，
一心上佛堂敬神仙。
這座佛堂真威嚴。
正當中巧木匠打造的佛爺爺。
有東嶽天齊，西方如來，南海大士，北海蒼

龍，天上玉皇靈霄殿，斗牛宮王母娘娘會神仙，上八仙，下八仙，中八仙，協天大帝關美髯，

八仙桌上供擺滿，

佛龕倒有一付對，

上聯寫「晨昏三叩首」，

橫批倒有四個字，

香爐紙馬佛前放，

老狼酸上前請了香三段，

祝告祝告又祝告，

保佑着多收租子多收款，

保佑的平平安安多上供，

禱告多時平身站，

昨天我兒世仁對我講，

這年頭什麼東西都很貴，

正是黃母心盤算，

還有送子的張仙。

一桌供那年頭二十塊現洋錢。

這付對聯寫的鮮。

「早晚一爐香」是下聯，

「敬神如在」在上邊沾。

香桶蠟肝擺兩邊。

跪倒在當地大鋪毯。

望求老天保佑咱。

保佑着人財兩旺四季安全。

多給您老人家燒香烟。

忽然想起事一番。

他言說楊家閨女頂了租子錢。

一個丫頭頂和子好幾年未免冤。

聽見門外有人言。

(旦) 老太太，楊家閨女來了。來的正是穆仁智，把喜兒由外書房拉扯着越過了穿堂

門，往內宅來，一邊走一邊吓唬：別哭啦，你這丫頭真不識抬舉。少東家給花，你都不戴，往後學機靈點。還哭麼？走，見老太太，喜歡點。回頭老太太生了氣，一手指頭把你臉戳一個窟窿。說着到了老太太門口，穆仁智報了聲，楊家閨女見老太太來了。黃世仁他娘這個老狠酸可就答了話了。進來吧！穆仁智把喜推着就進來了，張牙舞爪的說，去，去，去給老太太拜年！喜兒眼含痛淚，被逼無奈，只得跪下。老狠酸舉目上下一打量，喜兒長的挺好，問了聲你叫什麼？喜兒也不言語。狗腿子穆仁智忙回：老太太，他叫喜兒。這酸老太太一聲叫喜兒，倒是個吉利名兒，便說道，不用大改啦，跟紅福紅祿排行，叫個紅喜吧。又問：你多大啦？喜兒也不知爲什麼給更改名字，心裏更加胆小和難受，把頭一低，又沒言語。狗腿子穆仁智又忙說：回老太太，她十七啦。正在這時，門外一陣喧噪，原來是北莊上給老太太拜年來了。黃母忙着出去招待客，臨走時說，老穆，告訴世仁說，把紅喜留在我屋裏伺候我吧。還告訴張二家，給紅喜換衣裳，拿點心來吃。又對喜兒說，你可不准挑皮啊。黃母說完就走了，穆仁智把嘴一咧，心說這貓咬尿泡，瞎喜歡，老太太給把喜兒留下啦，垂頭喪氣出去不提。單說喜兒，獨自一人剩在房中，不由的難過起來了。

（唱）有喜兒到黃家呆呆發楞，

也不知爹爹死後怎埋葬，

老爹爹被黃家活活的逼死，

滿心的冤屈向誰明。

誰給我爹去陪靈。

狗腿子又拉我到仇人的家庭，

進門來狗娘養的黃世仁要調戲我，
我也不知黃家的老太太是好是歹，
爲什麼一見面先把名更。

喜兒呀，事到而今那裏走，
叫聲死去的爹爹，叫也叫不應。

小喜兒她正在担驚害怕，
起灑灑走進人一名。

但見他三塊瓦的皮帽頭上戴，
青布棉袍穿身中，

年紀不過二十一二，
鼠耳鷹腮小眼睛，

手拿着細磁碟一盞，
端着點心把話說明，

一進門來找紅喜，
紅喜紅喜叫幾聲。

老太太吩咐給你點心用，
喜兒一見發了臊。

不敢伸手把點心取，
又怕不接事不行，

似伸不伸慢伸手，
那人突然一鬆手，碟子拍拉落地響一聲。

(白)喜兒一見那人端着碟給她，她不敢接，可是又怕不接不行，所以她似伸不敢伸的這麼一伸手，那人一鬆手，拍，將碟子落地打碎。那人把眼一瞪說，好紅喜，你真不識抬舉，大年初一剛進門，就打碟子，我非告訴老太太去不可。說着往外就走，只吓的喜兒目瞪口呆，結果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回

楊喜兒煎湯遭毒打
黃世仁涎色逞兇淫

詩曰

作了奴才不自由，提心弔胆度春秋。
不把封建來打倒，全貞保命一筆勾。

（白）上回說的賤人往外一走，可把喜兒給吓壞了，本來她不知是什麼餚的嗎。您想一個窮家的閨女那見過這個勢面呀。正在這時外邊來了一個婦人，年紀在三十多歲，手內拿着一個包袱，老遠就叫大升，你幹什麼呢？剛才拿着碟子送點心的那個，就叫大升，是黃家的使喚小子，由七八歲上黃家買來的，在黃家當使喚小子十多年了，成天價跟一起子狗腿子們長大，所以習染的流氓成性了，軟的欺，硬的怕，這一套是他的拿手。他一見喜兒這個小窮丫頭子，也要欺侮欺侮，所以他故意把碟子一扔，落在地上了。他要告訴老太太去，往外一走，正碰見那一婦人。這婦人，就是前邊說過的那個張二孀子。張二孀子說，大升不用那個樣子，她是新來乍到，又是過年，別告訴老太太去啦。大升說了聲：走着看吧，也就走了，不題。單說張二孀，來到喜面前，說紅喜走，跟我換衣裳，不用胆小哇。

(唱)

張二嬖子把話說，

你當我是那一個，

「走吧，跟我屋換衣裳去吧。」

張二嬖帶路頭前走，

不多一時來到下房屋內，

「二嬖子說，紅喜呀，你家的事情，我全知道。」

我也是因欠租子把我折，

只因欠下黃家大洋十五塊，

「紅喜呀，這是到了人家啦。不同在咱自己家裏啦。」

從今後有什麼不會幹的活來找我，有話你就對二嬖子說。

雖然張二嬖極力安慰，

喜兒在黃家到底受了折磨，不亞如打入虎狼窩。

成天價吃不飽，也穿不暖，

在白天不是洗饘，就是洗淨，

若是一時發弄不好，

成天價不是挨打就受罵，

叫薛紅喜你聽着，

我也是苦命的人兒受折磨。

後跟喜兒女姣娥。

兩個人同病相憐淚如梭。

我進他家一年多。

窩。

做些個低三下四的活。

到夜晚還得伺候把烟燈發。

老狼酸就用烟錢子戳。

終朝每日受苦多。

按下喜兒先不表，

黃世仁費盡千方與百計，

只說是喜兒到家如心願，

我的娘怎麼就老不死，

弄的我狗啃骨頭乾咽沫，

想的我夜間睡不着覺，

這一天，日落西山天色晚，

黃世仁色胆包天淫心起，

手提燈籠往裏走，

見喜兒在那裏正煎湯熬藥，

忙將喜兒拉一把，

這時驚動那一個，

再把那狗娘的黃賊說一說。

才把喜兒手中得，

好可恨的個他娘老乞婆。

你把喜兒留下幹什麼？

終朝思想女姣娥。

半夜三更不能把眼合。噫，實在是缺德！

猛聽見譟樓起更鑼。

一心要後宅戲姣娥。

到了上房屋細看明白。

黃世仁，溜里溜瞅往前挪，

小喜兒吓的直哆嗦。

驚動了狠酸把話說。

〔白〕紅喜你發什麼瘋？原來老太太正在裏屋床上吸大烟呢，黃世仁見喜在外屋面向

裏，守着炭爐熬湯呢，他悄悄的過去一擰喜，喜兒一回頭說「啊！」黃母就聽見了，就問了

聲，紅喜你發什麼瘋？黃世仁就接過去說，娘！一邊說着，就走進裏屋去了。說娘，我是瞓

瞓婆老人家睡了嗎。這兩天吃東西怎樣啊，娘？老恨酸說，世仁還不睡去？這時候張二膽子

也來了，一看黃世仁在這，喜在外屋直哭，心裏就明白八九，準是黃世仁鬥喜兒了。一聽老狼酸叫黃世仁睡覺去，張二嬭忙說，少東家，燈籠在這呢。就遞過去，黃世仁也不好意思的不走了，手接過燈籠就走了。不表，單說張二嬭安排得了老太太就出來問：紅喜你去熬湯吧，我一會就回來。二嬭子出去了，老狼酸在屋裏問道：紅喜湯熬好了嗎？喜兒忙回答說，是，老太太熬好嘍，老狼酸說拿來。喜兒雙手端着就送進去了。老狼酸接過一摸說，死丫頭，這麼熱，你能喝麼？跪下！喜兒忙吓的跪在床前。老狼酸說：你張開嘴，喜兒一張嘴，老狼酸手拿烟籤就扎下來了。

（唱）小喜兒跪倒在床前，

她叫喜兒張開嘴；

喜兒這邊一張嘴，

烟籤子扎去不要緊，

只痛的喜兒落眼淚，

喝了一口湯味苦，

照着喜兒打下去，

「小死丫頭，蓮子沒損心，這麼苦，怎麼喝？」

正是喜兒挨鞭子打，

老狼酸手內拿着烟籤，

喜兒一聽心胆寒。

老狼酸手拿烟籤子穿，

只扎的喜兒滿嘴鮮血往外鑽。

老狼酸這裏把碗端，

伸手拿起家法鞭，

小死丫頭氣死咱。

張二嬭子轉回還，

進得屋來忙解勸，

「老太太別生氣啦，看氣壞了您。」

安慰的老狼酸沒了氣，

口袋裏掏出半個餅，

「紅喜又沒吃飽吧，給你餅吃。」

小喜兒本來肚裏餓，咬了一口一咧嘴，
只疼的兩眼淚漣漣。

二嬸說，紅喜你爲何又挨打？

「老太太說，湯苦，她說蓮子沒摺心我明明的摺的干干淨淨的。」

二嬸子聞聽開言道，

蓮心苦來蓮心苦，

紅喜呀，昨天我上街聽了個信，

聽見說他跟大鎖曾把老穆打，

大春兒機先逃走，

喜兒聞聽這句話，

二嬸說，紅喜你先熬藥吧，

說老太太，您老人家別發煩。

才把喜兒拉到外邊。

交給喜兒把餅餐。

喜兒說，老太太說湯苦來打咱。

叫聲苦命的紅喜你聽言。

誰人命苦不如咱。

聽見說大春逃到外邊。

這一打可就起了禍端，

把大鎖捉住送了當官。

心中好似滾油煎，

我還有事到外邊。

二嬌子走出不用表，

單說喜兒把藥煎。

獨自一人心暗想，

想起來爹爹死的可憐，

又聽說大秦哥哥逃了跑，

也不知多會才回還。

小喜兒，久失眠，獨坐爐前打瞌睡，炭爐以上鍋熬乾。

小喜兒猛然重驚醒，

一見鍋，傻了眼，

伸出手來把鍋端，火熱的乾鍋又燙手，拍又一聲落在地平川。

沙鍋打了個紛紛碎，

喜兒一見心似刀鑽。

這事要叫她知道，

輕着也得挨頓鞭。

吓的喜兒往外跑，

跑到門外打算盤。

(白)喜兒一見沙鍋打碎，可吓壞了，悄悄的跑出門來一想，那裏跑哇？自己轉想，在這站着也不行啊，走到廊簷底下一坐，自己越想越胆小，越發愁。老狠酸抽大烟，夜裏不睡，小喜兒服侍着，天天覺不够睡，熬得暈透了，在簷下呆着呆着可就又暈了。這時就三更多天了，真是冤家路窄，黃世仁吸足了大烟，也還沒睡覺呢。一想真不湊巧，我娘這個老死不了的，今天晚上他又聽見了。這時她許睡覺了，我偷着看看去，喜兒在不？他小子手提燈籠，往後就走，越過穿堂門，來到後院，看見西廊子底下有一人。過去一看，正是他朝思暮想的紅喜，忙伸手拉起喜來就拖走。喜兒剛要嚷，黃世仁過去把嘴一堵，說走！眼看着黑鴉

色膽如天，喜兒貞潔難保，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回

惡少厭舊辦喜事 使女懷孕鬧新房

詩曰

窮家女子不值錢 惡霸逞威施強奸
牆上泥皮揭了去 始亂終棄丟一邊

(白)好狗娘養的黃世仁，真是慘無人道哇，一見喜兒在廊子底下，這小子心裏比拾了黃金還痛快，走上前伸手一拉，喜兒頓然驚醒，一看剛要嚷，黃世仁小子把燈籠都不要啦，拍，往地下一扔，緊跟着踢了兩腳，小玻璃燈就碎了，也滅啦，過去把喜嘴就堵住了。喜也嚷不出來了。黃世仁嘻皮笑臉的說道：紅喜我有點要緊的活計，你給我做做，連拉帶扯，推進書房，嘩啦把門關上。可憐喜兒一個弱小的女孩兒，那能有抗拒力量？就被這無恥的惡霸糟塌了。到第二天天剛一亮，喜兒像沒了頭魂似的，跑到自己屋裏，心中實在痛苦難過，覺着無顏見人。找了一根繩子，想着懸樑自盡。虧了張二孀子進來，一把奪過繩子，說道：你這是爲了什麼？打破一個小沙鍋，就得尋死嗎？傻孩子，不用害怕。喜兒還是哭個不了，說二孀子，我非死不可，我不能再見人了。張二孀子見此光景，料想一定另有緣故，細細的追

問了一會，才明白過來，長歎一聲，低聲勸道：「這事都怨我照顧的不到，事情已這樣，死也無用，你還年青，有指望呢。我一定盡力幫助你，啊，紅喜！」

（唱）好一個能說會道的張二孃，

叫聲紅喜聽我云，

你尙在年青有指望，

何必來把短見尋？

你縱一死中何用？

老楊家就是你一條根。

常言說人在矮簷下，

只得低頭忍在心。

紅喜呀，你留得青春年少在，

到將來終有一天把冤伸。

趕多咱熬到出頭日，

好給你死去爹爹大報冤痕。

正是二人來說話，

聽得外邊有人聲：

「紅喜，老太太叫你呢，鍋打了，湯潑了，這算完啦，快去吧。」

喜兒聞聲吓轉了向，

二孃子這裏把話云：

「紅喜去吧，我同你去，別胆小。」

喜兒這才往外走，

張二孃就在身後跟，

不多一時來的快，

舉步走進上房門。

張二孃未曾開口先陪笑，

開言又把老太太尊。

說這事都怨紅喜年青小，

幹活有點不謹慎。

您老人家寬洪量又大，求您老發發慈悲心。

您老人家平常救苦救難多行好，這點小事心裏還存什

說的個老乞婆心歡喜，這才饒了喜兒受苦人。

小喜兒，可憐她羔羊在俎，陷廳手，遭蹂躪，

累日兼旬，逃不開，躲不掉，有苦難云。

常言說日月穿梭催人老，這天到了九月中旬。

九月十八日子好，黃世仁狗子要完婚。

〔白〕定的是九月十八的日子，這天是九月十五了，黃家裏裏外外，堂上堂下，忙個不了哇。

〔唱〕九月裏桂花滿院香，籌辦喜事全家忙，

廚師夫請了十好幾個，又殺豬來又宰羊；

裁縫請了七八個，縫被做褥裁衣裳。

以外還請的瓦木匠，油漆裱糊弄新房。

忙給親朋送喜帖，準備着要吹吹打打迎新娘。

按下黃宅籌備喜事，單把喜兒說端詳。

〔白〕喜兒自被黃世仁連續強姦以後，縱然把黃世仁畏若蛇蝎，可軟弱女無力抗拒，直

落得身懷有孕。現在是七個月了。她也曾哭問黃世仁，黃世仁只是花言巧語的誑騙她。

喜兒一看這幾天堂上堂下這麼忙，聽說黃世仁要娶媳婦，她不由又羞又恨，要找黃世仁問個起落，可是黃世仁見了不理她。這一天到了十七，喜兒到廚房打水去，恰巧碰上黃世仁拿着喜帖往外走，喜兒攔住門口說：「少東家你別走，我問問你！」黃世仁站住說：「我有事情，有話快說！」喜兒說：「我的身子一天比一天大啦，這叫我怎着哇？」就哭起來了。黃世仁勸她說：「你別哭，這不日子快要到啦，你放心吧！」說完話就走了。喜兒回到屋裏，見着張二孀問道：「二孀子，黃世仁把我害成這樣子，剛才他還說要……要我！」張二孀聽此言，慌忙說道：「紅喜，你怎麼信了他的話，你受了騙啦！」

（唱）叫了一聲紅喜你受了誑，
細聽二孀說端詳。

人家娶的不是你，

城裏趙家的大姑娘。

門當戶對有錢又有勢，

人家怎把咱窮人看的上。

黃世仁明天就要把親娶，

傻閨女你還在夢鄉。

小喜兒聞聽此言氣炸了肺，

只氣的杏眼發酸嘴唇黃。

是是是來我明白了，

原來是賣的真藥假藥方，

猶記那天強逼我，

甘心許我做妻房，

那知他居心毒辣，

有始無終拋到一旁。

且哭且說往外跑，
張二瞎子也攔不住，
這時候黃世仁新房裏正鋪擺，
今天咱們拚了吧，
逼死我爹又害了我，
黃世仁上前一使勁，
黃世仁撒腿如飛往外跑，
趕緊命人叫老穆，
喜兒起來往外趕，
黃母正在床上坐，
「你個死丫頭，肚子那來的這麼大，你還發瘋？」
喜兒一聽潑口罵，
老乞婆大喊一聲說氣殺我，
喜兒說，你們逼死我爹又害我
今個要和你算老賬，
喜兒拚命往上撞，

慌裏慌張似瘋狂。
無奈何暗裏留心將她幫。
被喜兒一把拉住新衣裳。
好你狗子喪天良，
今天咱們一塊見閻王。
把個喜兒推倒地當央。
上房內去找他的娘，
我心中自有好主張。
一直跑進後上房。
大罵紅喜你發什麼狂？
這都是不是人養的你兒種的弱殃。
養漢精大胆出口把人傷。
你黃家輩輩代代黑心腸。
我豁出死來跟你拚一場。
一頭撞倒黃世仁的娘。

喜兒剛要上前打，

忽拉進來人一幫。

黃世仁還有穆仁智，

上前抓住喜兒小姑娘，

細細綁紮齊動手，

細綁好了拿主張。

〔白〕把喜兒細上了，黃老婆爬起來說，好，老穆，狠狠的打她，把她鎖在後頭院柵子裏。穆仁智把喜鎖在屋裏，回來見了老太太。黃老婆子問道：老穆，那個事辦的怎麼樣啊？穆仁智說：城裏姓孫的說來，怎麼還不來呢？黃世仁說，我看快想法吧，喜事已經來到，如果叫她鬧出去，咱大戶人家也就臉上太不光彩了。我看今天晚上，老穆弄匹馬，把她細上，送到城裏姓孫的那個人販子那兒，賣了錢，回頭多給新娘子買幾雙電光線襪子。常言說的好，牆裏說話牆外聽，那知門外邊張二驢子聽了個一清二楚。

〔唱〕常言說紙裏難包火，

多厚的城牆也透風，

黃家狗賊們定下狠毒計，

他那狗張二驢子都聽清。

這一回張二驢費盡千方與百計，

搭救喜兒出牢籠。

到下同楊各村裏要鬧鬼，

準備着地覆天翻了不成。

說到此處住一住，

下回接着故事聽一聽。

第十一回

張二嬸囚舍救人
楊小喜山洞產子

詩曰

貧女跳出火坑來 山窟生活也難捱
十月懷胎生孽種 母子之情怎分開

（唱）說的是狼心狗肺慘無人道的地主害人精，

做出事來沒人性，

逼的老楊喪了命，

又把喜兒得手中。

黃世仁獸行強姦了喜，

小喜兒忍辱懷孕七月零。

黃世仁爲了把口滅，

狗養的又把歹心生。

定計要把喜兒賣，

那知道秘密的事情走漏了風。

張二嬸子隔壁聽了去，

不由的心中害怕胆戰驚。

張二嬸暗想多時主意定，

一條妙計想心中。

到厨房泡了一壺茶水，

假裝送水到後廳。

未曾說話面帶笑，
您老人家又生氣啦，
哄的個黃老婆子床上躺，
黃老婆吸足了大烟過足了癮，
張二孀子得了空，
悄悄的走到東跨院，
進的屋來叫紅喜，
張二孀子那怠慢，
叫了聲紅喜不言語，
見喜兒被人家堵上了嘴，
喜兒喘囁多時才甦醒，
叫聲紅喜你快逃命吧，
他們商量着把你賣，
小喜兒一聽氣炸了肺，
說我豁出一死跟他碰，
好孩子，你死一身中何用，

連把老太太尊又稱。
說着話遞過去茶一盅。
張二孀給點上大烟燈。
躺在床上升朦朧。
才把鑰匙偷在手中。
三響鎖一銑響嘩楞。
見喜兒捆在那裏不作聲。
伸手解開綑人的繩，
張二孀子看分明。
慌忙掏出那消停。
張二孀子把話明。
不然你就活不成。
事到而今你快逃生。
把牙一咬心一橫，
張二孀連說那不成。
也不過給人家去了眼中釘。

孩子呀，快着走，快着走，

好孩子你要把我的話聽。

無論如何別想死，

你死了誰給你家報冤橫。

要記着殺父之仇還未報，

要記着毀害你的這段情。

好孩子，我這裏還有錢幾個，

還有幾個饅頭，你好好把飢充。

快着走吧快着走，

再要時間大了了不成。

(白) 孩子快走吧，張二嬖子提心弔胆，領着小喜兒，來到後門，把門開開，放出了喜兒。喜兒出了後門，遠看一片荒山曠野，無路可走。這時天就二更了，正是九月十七，月亮也就老高的了。小喜兒慌不擇路，一直往北就跑下去了。

(唱) 小喜兒撒腿如飛奔陽關，

不由的一陣心胆寒。

但只見，滿天星斗當空掛，

一輪明月伴藍天。

小喜兒身子笨重難走路，

只累得混身出汗濕衣衫，

也不管那腳深來那腳淺，

這真是慌不擇路跑的歡。

喜兒正在拚命的跑，

忽聽的後邊喊聲噴。

若問來的何人等，

這正是黃家來追女婢媼。

黃世仁穆仁智深夜裏東跨院裏看了看，

不見喜兒在裏邊，

又看見後窗已開放，

又一想紅喜在前門跑不了，

他二人撒腿如飛往北趕，

吓的她一邊跑着不敢出大氣，

小喜兒眼看着大河心急燥，

准是紅喜逃跑由此鑽。
由後門追趕不算遲延。
可吓壞了喜兒在前邊。
不好了有一條大河把路攔。
撲咚跌倒地平川。

(白) 喜兒撲咚跌倒在地，後邊看看的就趕上來了。喜兒一看眼前有一塊葦塘，自己趕忙爬起，把鞋子丟掉一隻，也顧不的拾啦，忙奔葦塘跑去。

(唱) 小喜兒葦塘裏去藏躲，

這時黃世仁老穆也趕到，

黃世仁說她跑不了，

左右不見喜兒的面，

「少東家，你看這地上有隻鞋子，這像是紅喜的。」

黃世仁走上前來看了看，

說回去吧，回去吧，

狗子們回家且不表，

聽着賊子們已走遠，

只吓的渾身打哆嗦。

抬頭看見一道河。

來到了河邊看明白，

穆仁智這裏把話說：

不由心中笑哈哈，

紅喜准是跳了河。

再說喜兒女奴娥，

這才邁步往外挪，

眼看著大河長流水，

不住的兩眼淚如梭。

罵了聲狠心的賊子想害我，

你們想要我死我偏活。

日後我要得了第，

生吃你賊肉把你的血喝。

小喜兒只恨的咬牙切齒，

眼看著大河心似刀割。

萬般無奈往東走，

借月光，遠遠的望見一座小橋坡。

〔白〕喜兒萬般無奈才順河樺往東走去，走出有三里路，看見一座小橋。喜兒越過小橋往北走，可就是曠野荒山啦。喜兒不知往那裏去好，回街吧，又怕落到黃家手裏。把心一橫就進了山，越過一座山樑，天就亮了。喜兒來找去，看見一個山洞，便鑽進去隱身。由此喜兒就白天不敢出來，怕人看見，夜裏出來找點野菜子野菜吃，成天價就睡在這山洞裏，渴了喝點山滯涼水，就受上罪了。剪短截說，喜兒自進山洞兩個多月了，這時就是冬天了。到了這天，喜兒只覺着肚子疼痛，越疼越利害，一連數日，一陣昏迷，生了一個小孩。甦醒後一看，是個男孩；不由的長嘆了一聲，就傷心起來了。

〔唱〕小喜兒思前想後好心傷，

不由她珠淚滾滾洒胸腔。

不共戴天仇沒報，

縱死在黃泉，難見爹和娘。

現而今深山又生下一塊肉，

向後來叫我怎樣過時光。

現而今雪花飄飄寒風起，

有誰人給咱添件棉衣裳。

張二嬭雖然給我衣兩件，
存下的瓜菓都吃淨，

大人沒吃孩沒奶，

我有心到莊上去要飯，

千難萬難難死了我，

又想起張二嬭子囑咐的我，

總有一天會把仇報，

「我不死啦，還熬着咳！」

無吃無穿我實在難捱！

「咳……，我不要險啦，」

剪短截說來的快，

有心上前把門叫，

只聽得屋內人說話，

（白）

他楊大伯死了一年咧，大春這孩子也跑咧，雖知喜兒到了黃家，給有了身子，這

大春要是知道了，也不准回來啦。正是王大嬭子和趙志高，趙大叔說話呢。原來老趙傍晚的

時候，給老楊燒了張紙，回來後吃完晚飯，上王大春家來串個門，就提起來了。王大嬭正說

破衣裳怎擋寒風涼。

大冬天叫我有何方？

性命那能活的長？

又恐怕，遇上黃家更遭殃。

不如一死見閻王。

她叫我無論如何要活在世上，

罷罷罷，我到莊上去找王大嬭，

把心一橫下了山崗。

來到了王大嬭大門旁。

自覺臉上太無光。

喜兒側耳聽端詳。

楊白勞死了一年啦，大春也跑了，喜兒教黃世仁作踐又有了身子，大春也不准回家啦。老趙可就接過去說，咳，王大癩，不用惦記大春，年青的人走到那也不怕，聽說喜兒跳河死啦。咳，死了也好，死的有志氣。喜兒在外邊不聽這話，還則罷了，一聽這話，好似刀子扎心一般。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子，說喜兒，喜兒，你還有什麼臉活着哇？嘆道：咳……我是個罪人呀！

（唱）一句話扎了喜兒的心，

有什麼險面跟他們見，

倒不如一死也干淨，

小喜兒轉身往回走，

又一想我跳河一死中何用，

倒不如，上山去攢起小孽種，

我在黃家門口上了吊，

小喜兒才把主意拿定，

越過了山樑進洞內，

小喜兒一見着黃家的小孽種，

照着小孩的脖子掐了去，

自思自嘆：我這是成了個什麼人？

我死也不能進這個門。

投河去把短見尋。

止不住的兩眼淚紛紛。

倒叫黃家趁了心。

猜着他去到黃家門。

縱死也叫他不安心？

不多一時到山根。

小孩還在洞內放悲音。

咯吱吱，咬牙根，

小孩要看看的命歸陰。

準備黃家門口去上吊，

準備着人命關天，下回接着云

第十二回 上廟驚傳白毛鬼 捉妖突逢舊情人

詩曰

忍辱偷生圖報仇 深山古洞稟難留
缺衣少食夜作豎 可憐青春變白頭

說詩叙罷，書接上回，明公聽我慢慢得背念：

〔唱〕說的是含冤未報，忍辱偷生，被這無奈，逃出虎口，流落深山的喜兒女姣娃，不由的陣陣淚如麻。

下山去聽見王大膽趙大叔說的話，心中好似刀子扎。

左思右想沒活路，倒不如一死染黃沙。

回洞來看見親生自養的仇人小孽種，下定了決心把他搗。

就上前來剛伸手，小孩一哭不由嗟牙。

喜兒他見小孩泣哭心腸軟，（下不去手了，）不由得長吁熱淚洒。
轉念想不懂事的孩子犯何罪，要他一死也是白搭。

又想起張二孀子說的話，（他叫我無論如何也要活熬着，好給爹報仇，咳咳……）事到現今有什麼法？

（白）我活着？我沒臉活啦，我死？可是死了誰給報仇呢？噯，我不死！喜兒又抱起孩子來說：孩呀，我不該掐你呀。噯……娘倆一塊忍着吧。對孩說：你先等等，讓娘我下山找吃食去。喜兒把孩子放好，找了點柴禾蓋上，就下山來了。

（唱）十冬臘月好冷的天，

有喜兒夜靜更深把山下，

只凍的喜兒直打戰，

東邊找來西邊找，

無奈只得往前走，

喜兒一見驚又喜。

驚只驚，怕有人把她看見。

前走幾步看一看，

喜兒在山洞住了三多月，

兩隻眼在洞裏瞥的光閃閃，

聽了聽，靜悄悄沒有動靜，

北風刮來刺骨寒，

肚內無食身穿單，

哆哩哆哩走下山。

找不到一個野菜肚內饑。

見前面一片黑漫漫。

不由的心中打算盤，

盼只盼，找點東西肚內饑。

見一排孤房列在面前。

光拿黑夜當白天。

一到夜間什麼都看的見。

走上前，看了看，原來是座破廟房三間。

試一試，廟門沒有上鎖，

推開門，走進廟裏邊。

進得廟門留神看，

不由一陣好喜歡。

（白）喜兒進廟來一看，可喜歡了。怎麼呢？見供桌上上着供呢，這是個奶奶廟，年年三月三有個廟會，有許多拴娃娃的。拴娃娃是拴一個去，換十個小泥娃，這廟裏的小泥娃娃是一年比一年多。那年頭也是講究迷信，差不多的上廟的有拴的，還有的偷的，回去有了小孩啦，他不說自己有的，他說老娘娘送的。拴來的，或偷來的，得了小孩，就還願給老奶奶上供。生小孩的是一年那一天也有，所以這廟裏就不斷有上供的，什麼蒸幾盤麵桃呀，麵魚呀，還有的買仙菓子呀，點心呀，供桌上一擺就走啦，這叫還願。還有的買幾尺紅布，這叫掛袍。所以喜兒今天一看，可喜歡啦。上前來拾掇拾掇，見老娘娘身上披着塊紅布，拿起來一兜可就走啦。回去娘倆够吃兩天的，吃完了就又找來。有時候找的多就存下，等找不到的時候好吃。以此就白天用不着出洞。夜間出來找野果和供品吃。話不是重叙，剪短截說，一天一天的過來過去，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喜兒母子潛藏山洞，就二年有餘。這一天到了秋天時候，快黑了，就陰了天啦，黑雲滾滾雷聲閃電，不一會雨就下起來了，喜兒沒吃的了，把小孩放好，找了塊石頭，把洞口堵上，冒着風雨，就下山來了。

（唱）受罪的喜兒下了山，

不願雷聲閃電雨連天，

也不願那腳深來那腳淺，

一步一滑走向前。

正走中間來的快，

喜兒她一步走進廟門內，

喜兒一見紅了眼，

她這一喊不要緊，

這一下吓壞何人等，

黃世仁和穆仁智，一個個吓的直打戰，跪倒地上尊大仙。

大升直喊白毛鬼，

照着狗子們打了去，

三賊子一跑不要緊，

咱按下狗子們逃跑且不表，

她一見賊子們逃了命，

我本是藏樁打狼兩頭怕，

自己又混身上下看一看，

奶奶廟不遠在前邊。

正碰見三個仇人在眼前。

又驚又怒喊連天，

亞賽陰間鬼叫喚。

吓壞了狗娘養的賊子三，

喜兒她把香爐拿手間。

三賊子吓的往外鑽。

這才鬧的白毛仙姑遠近傳。

再把喜兒說一番。

自己心中打算盤。

怎麼他們說我是白毛仙。

不亞如活鬼一樣般。

(白)

「啊，我不像人啦！」怎麼回事？因為喜兒進山洞兩年多，白天不敢出來，見不着太陽，吃些山上野菓野菜，偷些廟裏供獻，兩年多沒吃上口有鹽的東西，混身長了一身白毛，頭髮也變白啦。喜兒一天一天的也沒覺出自己長白毛來，今天聽大升一喊白毛鬼，她目

己一看，才明白過來，自己是長了白毛。由此才鬧出什麼白毛鬼，白毛仙姑，才鬧歡了。喜兒進山洞二年多，也不知道外邊怎麼樣。在廟裏碰上黃世仁，就是上一段書說的黃世仁進城打聽消息，回來遇白毛鬼。這事先不提單說喜兒回洞後，又過了一年來光景，到這一天夜裏，又上廟裏偷供來，聽見拍一槍，這正是，頭裏說的那王大春捉妖。王大春這一槍正打在喜兒胳膊上，喜兒嚙呀一聲，往回就跑，王大春逼着大鎖，後邊就追。追來追去，追到山洞門口，王大春手槍一比，問喜兒是人時鬼？喜兒以爲是黃家又來害她，豁出去拚啦，大罵黃家，你害的我好苦！尖聲一叫，撲了出來。大鎖一見白毛鬼撞出來，叫了聲大春哥，快快開槍！喜兒這時開聲定睛一看，拿槍的那人好像是大春，又不敢決定，不禁開口，問了聲你是楊各村的大春嗎？王大春不禁一怔，說不錯是我。喜兒一見大春，心裏那種難過呀，就說不出話來了，只叫了一聲大春，一陣傷心過度，一口氣沒還上來，就栽倒在地啦。王大春一見也楞啦，心說這人不人，鬼不鬼的傢伙，怎麼認識我？還罵黃家害的她這般光景？心中莫明其妙，向大鎖說，這不一定是鬼，恐怕是人，其中一定有緣故，我們且等一等看。等了半回子，喜兒緩過口氣來不禁嗚咽說道：大春哥，你還認識我嗎？王大春道：你是誰？喜兒如此這般，這般如此，把怎麼着落到山洞的以往事情，從頭一說。王大春一聽，心中又是難過，又是高興，叫道一聲喜兒，回去吧，外邊世道變了，是咱們窮人的天下啦。你出去都能給你報仇。喜兒說，大春哥，你怎麼又回來了，我聽張二瞎子說你跑啦不是？王大春一聽這句

話，兩眼落淚說，喜兒，你且聽了。要知後文，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王大春講紅色戰線
村公所說白毛仙姑

詩曰

舊社會逼人成鬼
受折磨倏經數載

新社會變鬼成人
見陽光奇冤得伸

詞念罷，書接上回後半部白毛女，明公尊坐壓言，慢慢的聽了。

（唱）說的是區裏的助理員名叫王大春，未開言止不住的兩眼淚紛紛，

拱手就把喜妹妹叫，

聽我從頭說個真。

自從那狗腿子穆仁智把你拉走，

我把狗賊痛恨在心。

那一天穆仁智吃醉了酒，

我找來大鎖我們兩個人，

把狗腿子穆仁智拉到村外，

我們打死他，解了咱的冤痕。

正是我二人把他打，

誰料想來了狗腿的打手一大羣。

狗腿子把大鎖捉拿住，

細細綁綁的送了衙門。

若不是我人跑的快，

叫他們捉住命也難存。

自那天打了穆仁智，
一跑我跑到了西北去，
碰上了救命的共產黨，
每天早出操，晚上課，
三年後學會了三四千字，
到了二十六年抗日作戰，
改了名，叫八路，來打日本，
因為開闢了廣大地區，
調我到政幹學校受了一期訓，
政府法令減租息，
喜兒呀，回去吧來回去吧，
這時候日出東方天明亮，
王大春抱着小孩，大鎖扶着喜兒，回轉家門。
到家來，見了那王大嬸，
這時候街坊四鄰都哄動，
這個說，王大春捉來了白毛鬼，

我才不敢在家存身。
到陝北碰上了救命的恩人。
我這才參加了老紅軍。
學習和生產都認真。
不但會武又能識文。
朱總司令下令向敵後進軍。
到那時我這才回轉咱的家門。
缺少幹部，上級說我是本地的人，
分配我在區裏，把助理員來担任。
幫助窮人來翻身。
回去一定能把冤伸。

故人見面都哭的眼淚紛紛。
全都出來看奇聞。
那個說，不是一鬼是一人。

趙大叔，張二孃子也來到，

大家伙一見喜兒淚紛紛。

張二孃也開言道，

叫聲喜兒細聽我云，

自從你走後四年半，

到去年我才得離開黃家門。

（白）喜兒，你看你這那還像人樣，要不莊上就說什麼白毛仙姑咧，孩子你可熬出來啦。這回都能給你報仇啦，你趙大叔當了村長啦，大鎖是農會主任，虎子也在自衛隊呢。我是婦女會主任，你大春哥是咱區裏的助理員。咱們村裏正要鬥爭黃世仁呢，叫他減租，他盡搗鬼，造謠言，說白毛仙姑有靈驗。王大孃說，我看他有靈應，明天就搗死他去。這不是白毛仙姑在這呢。喜兒一聽這些話，心裏明白過來了。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按下喜兒，王大孃，張二孃不表，單說王大春。王大春和大鎖把喜送到家，早走啦，幹麼去啦？找區長早派人把黃世仁監視起來了。馬上又寫了封信給縣裏，陳區長和王大春馬上找着趙大叔，召集全村人開會。

（唱）村公所大喇叭一響哇啦哇啦的聲，說老鄉親們仔細聽，

趕快來公所來開會，

馬上就來莫消停。

喊罷幾聲不要緊，

不一會兒來了一窩蜂。

老大就把老二叫，

老四開言把老三稱，

我說三哥呀，今天村裏開什麼會，

那個說大樹許是爲鬥爭。

這個說咱們窮人受窮認命吧，
都說白毛仙姑有神靈。
那個說聽穆仁智說，白毛仙姑常托夢，

說黃世仁是個福祿星，

人家好過是有福，
咱們受窮認命窮。

一邊說着來的快，
公所不遠面前迎。

大家伙都把公所進，
村長老趙喊了一聲，

說老鄉親們且請坐，
陳區長講話咱歡迎。

一陣掌聲響過去，
陳區長這裏把話明。

說鄉親們，你們村中出了一件事，
不知你們知情不知情。

減租鬥爭你們不敢，
你們害怕白毛仙姑有神靈。

老鄉們，你們願意看看白毛鬼嗎，
大家伙一聽直發驚。

(白)區長說老鄉親們，你們怕白毛仙姑，白毛仙姑就在這！說着就告訴張二嬾子，去領喜兒。張二嬾把喜兒領出來，大伙這才定睛觀看。

(唱)張二嬾手扶着喜兒進門來，
老鄉一見發了呆，

見喜兒有兩塊紅黃布條把身掩，
混身是毛色發白。

往上看白頭髮長有一尺開外，
往下看光着兩隻腳鴨沒穿鞋。

身上看白毛長有一寸，

猛一瞧好似一隻白羊立起來。

兩隻眼睛光閃閃，

大家一見都吓歎，

有的跪倒把頭叩，

不叫仙姑叫奶奶。

(白)有一個老鄉真膽小，一看就吓的跪下啦，直禱告，白毛仙姑，白毛奶奶，饒命吧，我們不敢鬥爭啦。那一個跪倒叫白毛仙姑，我知道您老人家是保黃世仁的，我們不鬥爭他啦，你老人家饒命吧。區長一看這倒好，都吓回去啦。區長忙說，老鄉親們，不用膽小，她是人，她有仇，她有冤，你們有記得你們村裏有個叫楊白勞的不？大家點了頭說知道。你們知道他家有個姑娘，叫喜兒不？大家點了頭，區長就如此這般，這般如此一說，大家伙一聽，是這麼回事，不是鬼，沒有白毛仙姑哇。鬧了一遭，是叫黃世仁給逼的，可就全明白過來啦，這回可不怕神鬼了，一個個情緒高漲，要開大會，鬥爭黃世仁，給喜兒伸冤。一場熱鬧節目，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翻身隊窮人報仇 鬥爭會土豪伏法

詩曰

村中鑼鼓響連天
該死黃賊遭槍斃

鬥爭大會冤報冤
窮人翻身萬民歡

(白) 殘詞敘罷，書接前文，上回書說的是陳區長，王大春，招集了全村大會，把白毛仙姑的事問清楚，羣衆情緒高漲起來。區長說，明天黃家大門口開大會，鬥爭黃世仁，老鄉們個個都心中歡喜，回家去了。一夜晚景不表，單說到了第二天，縣裏人也來了，公安局張局長，縣政府賀秘書，李縣長全來了。這時王大春、陳區長等，都集合一塊，把材料彙報了一下，大家研究了一番。這時就聽得街上鑼鼓喧天，鬧鬧嚷嚷，怎麼回事呀？原來是翻身隊集合起來了，真是浩浩蕩蕩，驚天動地。怎見得？有讀爲證：

翻身旗，空中揚，

大鼓敲的咚咚響，

兒童團，走慌忙，

婦會農會緊跟上。

民兵隊，抗着槍，

四面八方把哨放。

喊口號，震天堂，

好威風的翻身大隊呀！

（唱）大街上好似地覆天又翻，

一邊走著把口號喊，

喊的是吸了我們窮人多少血，

土豪你們享福，窮人受罪，

今天有民主政府來做主，

有婦救會打前站，

大鼓敲的咚咚響，

潮水一般向前走，

大會場就在黃家外頭院，

各自入席落了坐，

說老鄉們，今天咱們開大會，

有民主政府給作主，

主席在台上講完話，

要求政府把黃世仁來獻，

響亮的呼聲真雄壯。

翻身大隊好威嚴，

羣衆的呼聲震動天。

喊的是壓迫我們窮人多少年。

窮人的血汗被財主吸乾。

我們一定要清算老賬把身翻。

後跟著老頭，老婆，兒童團還有青壯年。

真是擠破街道震破了天。

不多一時來到黃家大門前。

翻身隊一湧而進到裏邊。

主席在台階以上把話言。

有仇的報仇有冤伸冤。

大家要踴躍來發言。

羣衆的口號喊連天，

多年的血債要他還。

拉出來黃世仁還有穆仁智，

羣衆們一見氣沖冠。

一擁而上要開打，

主席台上忙阻攔。

〔白〕「老鄉們先別打，咱們跟他說理，誰有什麼說什麼，政府一定給作主。今天是咱們說話的時候啦。這個說我先說，那個講我先講，那邊說我有仇，那邊說我有冤。我先說，我先說，可就亂啦。主席拿起大喇叭來說，老鄉親們別亂，要有次序，一個說完一個再說，好不好？這樣亂，回頭沒法記錄。主席講完話，老鄉們才一個一個的訴起來了。」

〔唱〕這個說，我租種黃家六畝地，

把兩間房子叫他給折成錢。

那個說，我借了黃家錢十塊，

利滾利來年趕年，

折去了三間房子四畝地，

還給他扛活好幾年。

張老慶本是個中農戶，

站起身來把話談。

我雖然沒種黃家的地，

可恨地主把地瞞，

他瞞黑地毀了我，

老大的花銷替他攤。

那個說黃世仁家租子明減暗不減，

他拿抽地吓唬咱。

這個說黃世仁逼死人命，

那個說穆仁智光造謠言。

黃世仁小子真狡猾，

他在那旁答了言。

你們說我害人命，

有什麼憑據作証見。

羣衆一聽火往上撞，
這個一拳那個一脚，

只打的黃世仁直把娘叫，

說老鄉親慢着打，

這些事情不怨我，

他言說白毛仙姑給他托夢，

「少東家，要天理良心哪，白毛仙姑不是你教我說的麼？」

正是狗腿子坦白說實話，

王大爺和張二孀，

攙扶喜兒來到會場內，

說黃世仁，你言說你害死人沒憑沒據，

忽拉一聲撞上前，
把兩個狗子按平川。

打的狗腿子穆仁智吐了實談。

聽我坦白說實言。

都是少東教的咱。

說他是福祿星降世臨凡。

由那邊來了娘兒三。

兩個人就把喜兒攙。

主席台上把話言。

現有人証在眼前。

可把兩個狗子給吓灘。

怎麼他會出現到眼前。

無名大火往上鑽。

恨不能生吃爾的心和肝。

黃世仁穆仁智抬頭一看，

正是那奶奶廟裏遇見的白毛鬼，

喜兒一見仇人紅了眼，

恨不能過去咬他兩嘴，

喜兒往上拼命的撞，

主席台上忙阻攔。

(白) 喜兒不用着急，今天有一句說一句，這是咱們的天下啦。黃世仁穆仁智一聽，怎麼，是喜兒？可就吓傻了，吓的兩人直打哆嗦。單說張二孀和王大孀，扶着喜兒，兩眼直掉着眼淚，說喜兒說吧，全說出來，有政府給你報仇，喜兒兩眼落淚，眼看著仇人黃世仁，穆仁智，就訴起來了。

(唱) 喜兒眼望着仇人咬牙關，

哭哭啼啼把話言，

手指着黃賊破口罵，

罵聲狗娘養的你也有今天。

你逼死我爹又害我，

大年初一強逼我進你門邊。

你的狼終朝每日把我打罵，

你小子人面獸行把我強姦。

到秋天懷孕七個月，

你狗子爲娶親定下巧機關。

要想把我賣到妓院，

多虧了張二孀搭救我，我跑到深山。

吃冷吃生吃供獻，

拿着黑夜當白天。

山洞裏受罪三四載，

想不到今天我太陽底下來伸冤。

小喜兒越說越有氣，

直說得怒氣塞胸珠淚連。

這時候合下的羣衆高聲喊，

口號連喊震動天。

要求政府答覆俺，

槍斃黃賊報仇冤。

那邊驚動了李縣長，
不慌不忙桌前站，

黃世仁逼死人命強奸民女，

這個惡霸藐視道德法令欺政府，

私造斗秤害佃戶，

造謠生事哄羣衆，

人証物證三頭對面，

吓的個黃狗直打戰，

這時候羣衆高呼，

那旁又有人驚動，

代表政府接受意見，

衆位老鄉親們請聽言。

代表人民的檢察官，

說鄉老鄉親們聽我言。

新政權道德法令決不容寬。

不該抽地把門關，

剝削工價不償還。

他還倚勢詐財結貪官。

黃世仁你還有何說赶快言。

哆哩哆嚟給吓灘。

要求政府槍決狗子理當然。

驚動了，公安局長張法官，

站起身來把話談，

(白) 張局長說，老鄉親們，今天是個什麼會呢？是新社會老百姓審判這兩個壞蛋的大會。黃世仁犯的什麼罪呢？他逼死人命，強姦民女，在新社會道德法令，是不能允許的。老鄉們，你們說他應得什麼罪呀？羣衆高呼槍斃！對，咱就槍斃黃世仁，怎麼處罰穆仁智呢？罰穆仁智三年徒刑。鄉親們還有什麼意見？羣衆高呼沒意見，我們請問政府，喜兒怎麼辦

哪？李縣長回答說：馬上咱成立清算委員會，由黃世仁家產中抽二十畝好地，十石糧食，三間房，給喜兒母子好不好？大伙說同意同意。縣長說沒意見散會，把黃世仁拉出去。

（唱）一聲令下去執行，

把黃世仁狗子拉出去，

老鄉一見全歡喜，

算出來好地六畝二，

算出來糧食好幾百石，

從此農民有了地種，

喜兒也有了房子又有了地，

這就是舊社會把人逼成鬼，

窮人們只有依靠共產黨，

正是有詞爲證：

共產黨，救命星，

土豪惡霸全門倒，

農民羣，笑盈盈，

走過來虎子大鎖那消停。

槍聲一響狗命吹了燈。

回來又接着把賬清。

算出來驢馬兩大棚，

公平合理分的清。

個對個的笑盈盈。

又給死去的爹爹報了冤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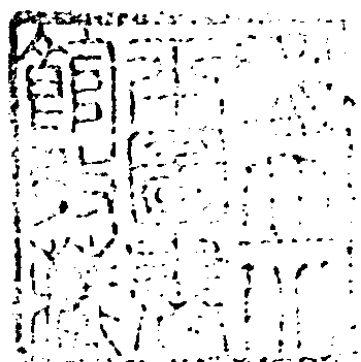
新社會把鬼變成鬼。

共產黨才是救命星。

領導人民來鬥爭。

翻身出氣報冤橫。

不忘共產黨，謝謝毛澤東！



附 白

這部著作的原稿，只有前三回由作者寫了回目，自第四回起是由我們根據每回的內容添攪起來的。添攪之後，就一方面發稿付排，一方面寄交鍾惺菲同志（因為原稿是由鍾同志轉來的）提修正意見。但及至惺菲同志的修正意見寄到後，這部書已經全部印完，來不及收入了，除了等待再版時加以修正外，現在把惺菲同志的意見刊在下面，給讀者參考：

1. 「喜兒」一詞最好統一起來，觀念會熟悉些；
2. 「殘生」二字是舊詞，容易減低老楊慘死的效果；
3. 「囚舍」二字過文，不易理解；
4. 十三回目很好，但「紅色戰線」恐不及題，如大春參加的並非紅軍，此話還是改掉的好；

5. 七、十兩回末句均叫人看不明白，最好還能改一下。

此外讀者在實際演唱上，如果遇有贅拗不順以及其他認為須修改的地方，請不吝提出意見，我們可以轉商原作者，盡量使這本鼓詞在再版的時候做到完全適合它的讀者與演唱者。

JULY 22 1940 贈

4
0-8



白毛女鼓詞

基本定價：40.00